

笑曰李景讓兒詎餓死乎退居洛中門無雜賓李珣罷浙西
謁景讓且下馬不肯見方去命人斷其馬臺云

李尚書景讓少孤母夫人性嚴明居東都諸子尚幼家貧無
資訓勵諸子言動以禮時霖雨久宅牖夜墮僮僕修築忽見
一船槽實之以錢婢僕等來告夫人謂僮僕曰吾聞不勤而
獲猶謂之災士君子所慎者非常之得也若天實以先君餘
慶憫及未亡人當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為俸錢入吾門此
未敢取乃令閉如故其子景溫景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
位至方鎮景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初夫人婦居猶纔未中
年貞幹嚴肅姻族敬憚訓厲諸子必以禮雖貴達稍息於辭
旨猶杖之景讓除浙西問曰何日進發景讓忘於審思對以

唐語林卷七

七

近日夫人曰比行日吾或有故不行如何景讓懼夫人曰汝
今貴達不須老母可矣命僮僕斥去衣簞於堂下景讓時已
班白矣搢紳以為美談在浙西左押衙因應對有失杖死既
而軍中洶洶將為亂太夫人乃候其受衙出坐廳中叱景讓
立廳下曰天子以方鎮命汝安得輕用刑如衆心不寧非惟
上負天子而令垂白之母羞辱而死使吾何面目見汝先人
於地下左右皆感咽命杖其背賓客大將拜泣乞之久乃許
軍中遂息景莊累舉未登第聞其被黜將答其兄中表皆勸
景讓囑於主司景讓終不用曰朝廷取士自有公論豈敢效
人求關節乎主司知是景讓弟非冒取名者自當放及第是
歲景莊登科

溫庭筠字飛卿彥博之裔孫文章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溫李
連舉進士不中宣宗時謫為隨縣尉制曰放騷人於湘浦移
賈誼於長沙舍人裴坦之詞世以為笑

僧從誨住安國寺道行高潔兼工詩以文章應制宣宗每擇
劇韻令賦誨亦多稱旨累年供奉望方袍之賜以耀法門上
兩召至殿上謂之曰朕不惜一副紫袈裟但師頭耳稍薄恐
不勝耳竟不賜悒悒而卒

南卓郎中與李修古中外兄弟修古性迂僻卓常輕之修古
得許州從事奏官敕下許帥方大譙遽到開角有卓與修古
書修古執書喜白帥曰某與南二十表兄弟平生相輕今
日某為尚書幕客遂與某書及開緘云即日卓老不死生見

唐語林卷七

七

李修古除自帥視書大笑
諸葛武侯相蜀制蠻番侵漢界自吐蕃西至東接夷陵晚七
百餘年不復侵軼自大中蜀守任人不當有喻士珍者受朝
廷高爵而與蠻坦習之頗為姦宄使蠻用五千人日開關川
路由此致南詔擾攘西蜀蜀於是凶荒窮困人民相食由沐
浴川通蠻隙也

大初中吐蕃擾邊宣宗欲討伐延英問宰臣白敏中奏宜與
師請為都統領兵數萬陣於平川以生騎數千伏山谷為奇
兵有蕃將服緋茸裘寶裝帶乘白馬出入驍銳兵未交至陣
前者數四頻來挑戰敏中誠士無得應之有潞州小將善射
躍馬彎弧而前連發兩中其頸搏而殺之取其服帶奪馬而

還蕃兵大呼士眾鼓而前追奔將及黑山獲馬駐輜重不可勝計降者數千人自此復得河湟故地宣宗見掠書云我知敏中必破賊

白敏中初入邠州幕府罷遊同州謁幕府李鳳侍御久不出見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坐客皆非之後為相鳳除官過中書曰此官人頃相遇同州今日猶作常調等色

白敏中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充邠寧行營都統討南山平夏黨項發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充大吏上允之乃以左諫議大夫孫景昌為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甚為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郎李旬為節度判官戶部員外郎李元為都統掌記

唐語林卷七

五

將軍冉昶陳君從為左右虞候

白相敏中欲取前進士侯溫為婿其妻曰公既姓白又侯氏子為婿人必呼為白侯敏中遂止敏中始婚也已朱衣矣嘗戲其妻為接脚夫人安用此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將嫁命擇良婿鄭顥宰相子狀元及第有聲名待婚盧氏宰臣白敏中奏尚顯深銜之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為邠寧行營都統將行奏曰頃者公主下嫁真臣選婿時鄭顥赴婚楚州行次鄭州臣堂帖追回上副聖念顯不樂為國婚銜臣入骨顥臣在中書顯無如臣何自此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殿中取一榼木小函扁鑰甚固謂敏中曰此是顯說卿文字便以賜卿

若聽其言不任卿久矣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節度使暇日與前進士在銷鬯閣追感上恩泣話此事盡以此函中文示之宣宗時御史馮緘三院退入臺路逢集賢校理楊收不為之却緘為朝長緘中緘三院取收後答之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賢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奏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其員更遂十八人不知先舉酒者說奏學士以谷植僕隸一般請黜之御史中丞令狐綯又引故事論按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不避行臺

令狐綯以姓氏少宗族有歸投者多竊為之緣是遠近過者至有胡氏添令者進上溫庭筠賦為詞曰自從元老登庸後

唐語林卷七

六

天下諸胡悉帶令

令狐綯罷相其子滿進士在父未罷相前拔解及第諫議大夫崔瑄上疏滴弄父權勢傾天下舉人文卷須十月送納豈可父為宰相滴私于有司請下御史推勘疏留中不出

邕州蔡大夫京者故令狐相公楚鎮滑臺之日因道場中見於僧中令京挈瓶鉢彭陽公曰此子眉目疎秀進退不懼惜其以卑幼可以勸學乎師從之乃得陪相國子弟後以進士舉上第尋又學究登科而作尉畿服既為御史覆獄淮南李相紳憂悸而已頗得繡衣之稱謫居澧州為屬員外立所屏稍遷撫州刺史作詩貢商山四老秦末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獨忘機如何鬚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及假節還交

道經湖口零陵鄭太守史與京同年遠以酒樂相運坐有瓊
枝者鄭君之所愛蔡強奪之鄭莫之競邕交所爲多如此爲
德義者見鄙行泊中輿頌所屢勉不前題篇久之似有悵悵
之思纔到邕南制禦失律伏法湘川論者以妄貴四皓而欲
買山於涪溪之間不徒言哉詩曰停橈積水中舉目孤煙外
借問涪溪人誰家有山賣

盧司空鈞爲郎官守衢州有進士贄謁公閱卷閱其文十餘
篇皆公所製也語曰君何許得此文對曰某苦心夏課所爲
公云此文乃某所爲尙能自誦客乃伏言某得此文不知姓
名不悟員外撰述者

盧象安仁李藩侍郎門生性簡易嘗與同年生在藩座久之

唐語林卷七

七

象起更衣藩謂門生輩本風言訖象適至聞藩言卽拱曰是
不敢藩與門生不覺失笑宣宗嘗微行過象妻曰與左右皆
走避上卽撤輿觀之大笑而去時人盛傳象妻例

大中十二年李藩侍郎下崔相沈長安令盧象同年上己日
期集盧稱疾不至沈忽於曲道過象側席帽映一旌車以避
沈時主罰因舉詞曰低垂席帽遙映旌車白日在天不識同
年之面言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時人比之崔假施石吾
相國草公市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最號膏腴
而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度上以番禺珠翠
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奏對江陵莊積穀尙有七堆山
無所貪上曰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崔侍郎安潛崇奉釋氏鮮茹葷血唯於刑辟常自躬親僧人
犯罪未嘗屈法於廳前慮囚必卹惻以盡其情有大辟者俾
先示以判語賜以酒食而付去鎮西川三年唯多蔬食宴諸
司以麪及薊蕪之類染作顏色用象豚肩羊膾膾炙之屬皆
逼真也時人比於梁武而頌於使宅堂前弄傀儡子軍人百
姓穿宅觀看一無禁止而中壺預政以玷盛德

韋楚老李宗閔之門生自左拾遺辭官東歸居于金陵常乘
驢經市中貌陋而服衣布袍羣兒陋之指畫自言曰上不屬
天下不屬地中不累人可謂大韋楚老羣兒皆笑與杜牧同
年生情好相得初以諫官赴徵值牧分司東都以詩送及卒
又以詩哭之

唐語林卷七

六

李相回舊名躍累舉未第嘗之洛橋有二術士一卜者一筮
者乃先訪筮者曰某欲改名赴舉如何筮者曰改名甚善不
改終不成事乃訪卜者鄒先生曰此行慎勿易名將違布矣
然成達之後二十年間名字終當改矣今則已應天象異時
方測余言將行又戒之曰郎中必享榮名後當重任引接後
來勿以白衣爲隙必爲深累長慶二年及第至武宗登極與
上同名始改爲回從辛丑至庚申二十年矣乃曰筮短龜長
鄒生之言中矣李公旣爲丞郎永興魏相爲給事因省會魏
公曰昔求府解侍郎爲試官送一百二人獨小生不蒙一解
今日還忝金章廁諸公之列坐上皆驚李曰君今脫却紫衫
稱魏秀才僕爲試官依前不送何得以舊事相讓李詩爲獨

坐三臺肅畏而升相府當時臺官真拜者少後數年間魏亦
自同州入相宣宗時李丞相有九江臨川之行跋涉江湖
然而歎曰不遵洛橋先生之戒吾自取尤焉

廣州監軍吳德鄰離京師病脚蹠蹠三載歸足疾復平宣宗
問之遂爲上說羅浮山人軒輶集之醫上聞之驛召集赴京
師既至館于南山亭院外庭不得見也諫官屢以爲言上曰
軒輶道人口不干世事勿以爲憂留歲餘放歸授朝散大夫
廣州司馬集不受

羅浮生軒輶集莫知何許人有道術宣宗召至京師初若偶
然後皆可驗舍於禁中往往以竹桐葉滿手再三按之成銅
錢或散髮箕踞久之用氣上攻其髮條直如植忽思歸海上

唐語林卷七

九

上置酒內殿召坐上曰先生道高不樂喧雜今不可留矣朕
雖天下主在位十餘年兢兢不暇今海內小康矣所不知者
壽耳集曰陛下五十年天子大喜及帝崩壽五十

舊制三二歲必于春時內殿賜宴宰輔及百官備太常諸樂
設魚龍曼衍之戲連三日抵若方罷宣宗妙于音律每賜宴
前必製新曲俾宮婢習之至日出數百人衣以珠翠緹繡分
行列隊連袂而歌其聲清亮殆不類人間其曲有曰播皇猷

者率高冠方履褒衣博帶趨赴俯仰皆合規矩有曰蕙濱西
者士女踏歌爲陳其詞大率言恩嶺之士樂河湟故地歸國
而復爲唐民也有寬裳曲者率皆執幡節被羽服飄然有翔

雲飛鶴之勢如是者數十曲教坊曲工遂寫其曲奏于外住

往傳子人間

相國李公福庭有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合屋脊一枝不及
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相惟福一人歷鎮使
相而已

大中十二年宣州將康全泰噪逐觀察使舉壽乃以宋州刺
史溫璋治其罪時蕭寔爲浙西觀察使與宣州接連遂擢用
武臣李琢代寔建鎮海軍節度使以張琦角之勢兵罷後或
言琢虛立官健名目廣占衣糧自入宣宗命監察御史揚載
往按覆軍籍無一人虛者載還奏之謗者始不勝

唐語林卷七

三

宣宗時吳括中恩澤甚厚有謀於術者欲敗其事術者令書
上尊號於襪有告者上召至視之信然居中乘市宣宗崩內
官定策立懿宗入中書商議命宰臣署狀宰相將有不同者
夏俟我日三十年前外大臣得與禁中事三十年以來外大
臣固不得知但是李氏子孫內大臣立定外大臣卽北面事
之安有是非之說遂率同列署狀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之暈出入紫暈出
吐陽推補懿宗自郗王卽位暈之言應也

宣宗製泰邊陲曲其辭云海岳曼成通上卽位而年號咸通
懿宗嗣南郊舊例青城御帳前設綵樓命僕寺輩作樂上登

樓以觀衆呼萬歲起居即李璋上疏請罷事不行懿宗嘗幸左軍見觀音像禮之而像陷地四尺問左右對曰陛下中國之天子菩薩地上之道人上悅之

滑州城北枕河堤常有淪墊之患貞元中賈丞相耽鑿八角井于城隅以鎮河水咸通初刺史李種以其事上聞立賈公祠命從事韋岫祀其事

政平坊安國觀明皇時玉真公主所建門樓高九十尺而柱端無斜殿南有精思院琢玉爲天尊老君之像葉法善羅公遠張果先生並圖形於壁院南池引御渠水注之壘石像蓬萊方丈瀛洲三山女冠多上陽宮人其東與國學相接咸通中有書生云嘗聞山池內步虛笙磬之音盧尚書有詩云夕

唐語林卷七

三

照紗窻起暗塵青松遶殿不知春閒看白首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

薛能尚書鎮鄆州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李勣尚書先德爲衛前將校八座方爲客司小弟子亦負文藻潛慕進修因捨歸田里未踰歲服麻衣執所業于元戎左右具白其行止不請引見元戎曰此子慕善才與不才安可拒耶命召之入見其人質清秀復覽其文卷探器重之乃出郵巡職牒一通與八座先德俾罷職司問居恐妨令子進修爾果策名第揚歷清顯出爲鄆州節度也

沈宣詞嘗爲麗水令自言家大梁時廢常列駿馬數十而意常不足咸通六年客有馬求售潔白而毛鬣類朱甚異之酬

以五十萬客許而直未及給遽爲將校王公遂所買他日謁公遂問嚮時馬公遂曰竟未嘗乘因引出至則奮眄殆不可跨公遂怒捶之又仆度終不可禁翌日令諸子乘之亦如是諸僕乘亦如是因求前所直售宣詞宣詞得之復如是會魏帥李公蔚市貢馬前後至者皆不可公閱馬一閱遂售之後入飛龍上最愛寵爲當時名馬咸通十年停貢舉前一年日者言己丑年無文柄值至仁必當重振明年上加尊號內有至仁兩字韓褒爲補闕上疏請復之夏侯孜謂楊元翼云李九丈行不得事我行之九丈卽衛公也

唐語林卷七

三

皮日休鄭尚書愚門生春闈內宴於曲江醉寢別榻衣囊書笥羅列旁側率皆新飾同年崔昭符錄之子素易日休亦醉更衣見日休臥疑他相知也就視乃日休曰勿呼之渠方宗會矣以囊笥皆皮也時人以爲口實

盧隱李岫皆王鐸門生時議皆以衽席不修屢黜屢隱從兄攜少相狎志欲引用及攜爲丞相除右司員外郎時崔沆方爲吏部侍郎謁攜於私第攜欣然而出沆曰盧員外入省時議未息今復除札司員外郎省中所不敢從他曹惟相公命攜大怒馳去曰舍弟極屈卽當上陳矣隱卽放出沆乃謁告攜卽時替沆官沆謂人曰吾見丞郎由省卽未見省卽出丞郎隱初自太常博士除水部員外郎爲右丞李景溫抑焉迨右司之命景溫弟景莊復右轄又抑之是時諫官有陳疏者

攜曰諫官似狗一狗吠輒一時有聲

李譜者珏之子自淮南赴舉路經蒲津謁崔公鉉鉉以子妻之而性忌妬譜宰相子懷不平多爭競鉉忽召譜讓之譜初猶端笏既忿即橫手板曰譜及第不干丈人官職不干丈人語未卒鉉掩耳而去其妻竟怨憤而卒

畢誠家本寒微咸通初其舅向為太湖縣伍伯誠深恥之常使人諷令解役為除官反復數四竟不從命乃特除選人楊誠為太湖令誠延之相第囑為舅除其撰籍津送入京楊令到任具達誠意伍伯曰某賤人也豈有外甥為宰相耶楊堅勉之乃曰某每歲秋夏徵租享六十千事例錢苟無敗闕終身優足不審相公欲致何官耶楊乃具以聞誠亦然其說

唐語林卷七

三

竟不奪其志也又王蜀僞相庾傳素與其從弟凝績會宰蜀州唐典縣郎吏有楊會者微有才用庾氏昆弟深念之泊迭秉蜀政欲為楊會除長馬以疇之會曰某之更役遠近皆知忝冒為官寧掩人口豈可將數千 供待而博一虛名長馬乎役雖假職名止除檢校官竟不捨縣役亦畢尉之次也

候采自孫光憲北夢瑣言楊會非說宗時人原附畢誠之舅事後今仍其舊

咸通初洛中謠曰勿雞言送汝樹上去勿鴨言送汝水中去又曰勿笑父母不認汝及李納為河南尹是年大水納觀水于魏王堤上波勢浸盛慮其覆溺于是策馬而回時人語曰昔瓠子將壞而王尊不去洛水未至而李納已回是時男女多樓子木咸為所漂者父母觀之不能救

咸通中有司天歷生胡某以老還江南後薛郡棣曹辭不起

歸居建業盧符寶者亦知名士也嘗問近年宰相不滿四人豈非三台有異乎曰非三台也乃紫微受災耳自今十餘年未可備苟有之即不免大禍後路巖于惊王鏐草保衡楊收劉鄴盧攜相次拜後不免池州李常侍寬守江南數郡皆請盧符寶為判官及守陵陽信子弟之譜疎不召盧忿謂人曰李公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冢時有龍公滿禪師李氏所敬也於坐難之曰今李氏子弟皆長成何言無子盧曰非承家令器又曰今土牆甲第花竹猶不知其數何言無宅盧曰是王行立宅李氏安得歌笑於其間時桂林大夫即常侍兄同營別業於金陵甲第之盛冠於邑下人皆號為土牆李

唐語林卷七

五

家宅江南宮城西街內石井欄在通衢中者即宅內廳前井也自創宅即令家人王行立看守僅數十年矣故盧君有此言座客聞之莫不笑及池陽冠起寬死將歸葬新林為賊所逐舟人盡見殺棺柩不知所在諸子悉無成立世亂王行立獨守其宅竟死其中

路巖鎮劍南出開遠門街恣為玉石所擊故京兆尹溫璋諸子之黨也初李贛舉薛能巖取於省部權京兆尹事至是謂能曰臨行勞以五礫相餞能徐舉笏曰故事宰相出鎮府司無發人防守者巖甚慙

路相巖與崔雍同在崔相鉉幕雍恃已名聲因醉撫巖背曰路子路子爭得共崔雍同恩門巖恨之巖為丞相會和州不

守有石瓊者訟之乃賜雍死

咸通末曹相確揚相收徐相商路排驛同為宰相楊路以弄權賣官曹徐但備員而已長安謠曰確確無論事錢財總被收商人都不管貨賂幾時休

僖宗好蹴毬鬪鴨為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步打進士當得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大笑

黃冠入京郭妃不食奔赴行在乞食於都城時人嗟之僖宗幸蜀御座是明皇幸蜀故物又昇御座人李再忠經明皇時供奉時以為異

原註案廣明元年前上距天寶將百年此說甚奇

僖宗入蜀太史歷本不及江東而市有印貨者每差互胡晦

唐語林卷七

貨者各徵節候因爭執里人拘而送公執政曰兩非爭月之大小盡乎同行經紀一日半日殊是小事遂叱去而不知陰陽之歷吉凶是擇所談於眾多矣

僖宗幸蜀回改元光啟俗諺云軍中名血為光又字體戶口負戈為啟其未寧乎俄而未久亂作長安復陷

昇州上元縣前有古浮圖嘗有僧指云為此無縣丞正位詢之自唐初並無縣丞諸司注授勾留在京縱有赴任者不月餘必卒唯廣明中有丞張遜到任纔月餘節度周寶追命上府築夾城訖歸縣未久與令爭競移為睦州遂安尉

劉瞻自丞相出鎮荆南鄭畋為翰林承旨草制云居數畝之宮仍非已有卻四方之賂惟畏人知路巖謂畋曰侍郎乃表

為劉相也出為同州刺史

鄭相畋與盧相攜外兄弟同在中書後因議政喧競撲碎硯王侍中鐸笑之曰不意中書有瓦解之事

太尉韋昭度舊族名人位非忝竊而沙門僧澈清薦之中禁一二時相皆因之大拜悟達國師知元乃澈之師世常鄙之

諸相在西川行在每謁悟達皆申跪禮國師揖之請於僧澈處喫茶後韋堂武伐成都田軍容致書曰伏以太尉相公頃

因和尙方始登庸在中書則開鋪賣官居翰林則倩人把筆蓋謂此也

盧澄為李司空蔚淮南從事因酒席請一舞妓解籍公不許澄怒詞多不遜公笑曰昔之狂司馬今也慈從事澄索彩具

蔚與賭貴兆曰彩大者秉大柄澄擲之得十一席上皆失聲公徐擲之得堂印澄託醉而起後數月澄入南省不數年蔚入相

唐語林卷七

翰林學士孫榮北里志云鄭舉舉巧談諧常有名賢醪宴乾符中狀元孫僊頗戲之與同年數人多至其舍他人或不盡預同年盧嗣業訴賺罰錢致詩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輪復

分錢苦心親筆硯得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餽力微多謝病非不奉同年嗣業同年非舊知又力窮不遵醪罰

故有此詩曲內妓之頭角者為都知舉舉降真是也曲中一席四鏡見燭即倍新郎更倍故曰復分錢一日同年宴舉舉

有疾不來令同年李深之為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

有疾不來令同年李深之為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

有疾不來令同年李深之為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

有疾不來令同年李深之為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

有疾不來令同年李深之為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

有疾不來令同年李深之為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

有疾不來令同年李深之為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

有疾不來令同年李深之為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

有疾不來令同年李深之為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

有疾不來令同年李深之為酒糾狀元吟曰南行忽見李深

之手舞如風令不疑任你風流稱醜藉天生不似鄭都知
杜讓能丞相審權之子韋相保衡審權之甥保衡少不為讓
能所禮保衡為相讓能久不中第及登科審權憤其沈厄以
一子出身奏監察御史

崔相沆知貢舉得崔濯時膺中同姓濯最為沆知譚者稱座
主門生沆濯一氣

許棠初試進士與薛能陸肱齊名薛擢第尉監屋肱下第遊
太原棠并以詩送之棠登第薛已自京尹出鎮徐州陸亦出
守南康招棠為倅初高侍耶湜知舉棠納卷覽其詩云退鷁
已經三十載登龍僅見一千人乃曰世復有屈於許棠者乎
永臨劉相以其子希同年留為淮南館驛官令和韻棠嗜詩

唐語林卷七

三

不通南海僕射時為副使知府事笑謂人曰相公令許棠和
韻可謂虐人也棠常言於人曰往者未成事年漸衰暮行卷
蓬官門下身疲且重上馬極難自喜得弟來筋骨健攬轡
升降猶愈於少年則知一名乃孤進之還丹

華郁三衢人早遊田令孜門擢進士第歷正郎金紫李瑞曲
江人亦受知於令孜擢進士第又為令孜資佐俱為孔魯公
所嫌文德中與郁俱陷刑網

裴筠婚蕭楚公女言定未幾便擢進士羅隱以一絕刺之畧
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秦瑨玉應進士舉出於單素屢為有司所斥京兆尹楊員奏
復等列時在選中明日將出榜其夕忽叩試院門大聲曰大

尹有帖試官沈光發之曰聞解榜內有人曾與路巖作文書
者仰落下光以韜玉為問損判曰正是此
方干貌陋唇缺味嗜魚鮮性多譏戲蕭中丞典抗軍倅吳傑
患眸子赤會宴於城樓飲促召傑傑至目為風掠不堪其苦
憲笑命近座女伶裂紅巾方寸帖臉以障風干時在席因為
令戲傑曰一盞酒一捻鹽止見門前懸箔何處眼上垂簾傑
還之曰一盞酒一鸞鮮止見半臂著欄何處口唇開榜一席
絕倒爾後人多目干為方開榜

羅給事隱顧博士雲俱受知于相國令狐公顧雖醜商子而
風韻詳整羅錢賄人鄉音乖刺相國子弟每有宴會顧獨預
之手韻談諧不辨寒素之子也顧賦為時所稱而切于成名

唐語林卷七

天

嘗有取事陳于所知只望丙科盡處竟列名于尾科之前也
羅既頻不得意未免怨望意為貴子弟所排笑謂東歸黃冠
事平朝賢意欲召之韋貽範沮之曰某與之同舟而載雖未
相識舟人告云此有朝官羅曰是何朝官我脚夾筆可以敵
得數輩必若登科通籍吾徒為糞糠也由是不果召

駙馬韋保衡為相頗弄權勢及將敗長安小兒競彩戲謂之
打圍不旬日餘韋禍及

大中十二年李衛公謫崖州歷宣懿兩朝無宗相至乾符二
年李蔚為相俄罷去歷乾符廣明中和光啟文德龍紀大順
景福乾寧悉無宗相而宗室陵遲尤甚居官者不過郡縣長
處鄉里者或為里胥

唐末飲膳之間多以上行盃盞遠行携盞爲主下次據副之
既而僖宗西行後方鎮多爲下位者所據此其驗也
唐末士人之衣色尚黑故有紫綠有墨紫迨兵起士庶之衣
俱卑此其識也
唐末婦人梳髻謂披發以亂髮爲胎垂墮於目解者云羣家
之計目觀其亂發也

唐語林卷七

无

唐語林卷八

補遺無時

宓犧氏以農官神農以火黃帝以雲少昊以鳥顛頊而名以
民事又以五行爲官名高作司徒敬敷五教禹作司空以平
水土周則以天地春夏秋冬爲官名伏以古者命官以天地
四氣五行雲龍爲號者皆上稟天時下達人事見聖人垂意
未有不在于惠民也後代不究深旨率爾命官僕射侍中尤
爲不可泰有侍中僕射其初且非官名唯供奉左右是其職
業侍中當西漢掌乘輿服下至褻器虎子之類虎子溺器也
武帝以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許掌御唾壺朝廷榮之
班固云侍中本丞相吏也五人來往殿內奏事故曰侍中又
僕射者射音夜尤寡其義在秦有周青臣孔衍注云僕射小
官扶左右者也亦曰衛令僕射守門之夫在漢爲武士門僕
射在宮則曰宮門僕射承巷僕射蓋言僕御執射之夫也如
今宦豎之首耳皆因權倖漸峻官名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
爲左右丞相是官號之不正也又則天寵侍御者張昌宗其
官號曰控鶴監向使五王未復唐德則控鶴亦沾丞相之名
也

唐語林卷八

一

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牀几而南而坐判三道
案宰相別施一牀連上事官牀南坐于西隅謂之壓角自常
侍而下以南爲上差舛相承實垂禮敬曷不爲丞相設位于
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尊卑

有序足以爲儀壓角之來莫究其始開元禮及累朝典故並無其文習俗因循莫近于理今請去壓角以釋衆疑

凡言九寺皆曰棘卿周禮三槐九棘槐者懷也上佐天子懷來四夷棘者言其赤心以奉其君皆三公九卿之任也唐世惟大理得言棘卿他寺則否九寺皆樹棘木大理則于棘下訊鞫其罪所謂大司寇聽刑于棘木之下

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敘官秩創置及遷授始末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羨焉故爲記之體貴其說事詳雅不爲苟飾而近時作記多措浮詞褒美人才抑揚功閥殊失記事之本意韋氏兩京記云郎官盛寫壁記以紀當廳前後遷除出入浸以成俗然則壁記之起當自國朝已來

唐語林卷八

二

始自臺省遂流郡邑耳

官銜之名蓋與近代當時選曹補授須存資歷開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于前次書擬官于後使新舊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爲銜者言如人口銜物取其連續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人謂之銜尾相續卽其義也

近代通謂府庭爲公衙公衙卽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謂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禡牙之事是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稱與府朝無異近俗尙武是以通呼公府爲公衙府門爲牙門字稱訛變轉而爲衙漢書地理志馮翊有

衙縣春秋時彭衙之地非公府之名或云公門外刻木爲衙立于門側以象獸牙軍將之行置衙竿首懸旗于上其義一也

與駕行幸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以來始有其名蔡邕獨斷所載鹵簿有小駕大駕法駕之異而不詳鹵簿之義按字書鹵大櫛也字亦作櫛又作鹵音義皆同以甲爲之所以扞敵賈誼過秦論云伏尸百萬流血漂鹵是也甲櫛有先後部伍之次皆著之簿籍天子出則案次道從故謂之鹵簿耳儀衛具五兵今不言他兵獨以甲櫛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櫛居外餘兵在內但言鹵簿是舉凡也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俱有鹵簿人臣儀衛亦得同于君上則鹵簿之名不容別于

唐語林卷八

三

他義也又百官從駕謂之扈從蓋臣下侍從至尊各供所職猶漢御扈養以從上故謂之扈從耳上林賦云扈從橫行頗監釋云謂跋扈縱恣而行也據顏此解乃讀從爲放縱之縱不取行從之義所未詳也

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僚曰侍御史衆呼爲端公見宰相及臺長則曰某姓侍御知雜事謂之雜端見臺長則曰知雜侍御雖他官高秩兼之其侍御號不改見宰相則曰知雜某姓某官臺院非知雜者俗號敬端二曰殿院其僚曰殿中侍御史衆呼爲侍御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殿中最新入知右巡已次知左巡號兩巡使所主繁劇及遷向上則又入推益爲煩勞惟其中間則入清閒故臺中諺曰免巡未推

只得自如言其間適也廳有壁畫小山水甚工云是吳道子真跡三日察院其僚曰監察御史衆呼亦曰侍御史見宰相及臺長雜端則曰某姓監察若三院同見臺長則通曰三院侍御而主簿紀其所行之事每公堂食會雜事不至則無所檢轄唯相揖而已雜事至則盡用憲府之禮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兩院則分坐雖舉七飭皆絕譚笑食畢則主簿持黃卷揖曰請舉事于是臺院長白雜端曰舉事原註欲上堂食堂之南廊下先白雜端云合舉事則舉曰某姓侍御史原註有同姓者有某則以第行別之過請準條主簿書之其兩院皆倣此若舉時差錯則最小殿中舉院長則最小侍御史舉殿院長又錯則向上人遞舉雜端失笑則三院皆笑謂之烘堂悉免罰矣凡見黃卷罰直遇

唐語林卷八

四

赦悉免臺長到諸院凡官吏有所罰亦悉免御史歷三院雖至美而月滿殿中推鞠之勞憚于轉兩院以向下侍御史便領推也多不願爲以此臺中以殿中轉西院爲戲詛之詞每出入行步侍御史在柱裏殿察兩院在柱外有時殿中入柱裏則共哈之曰著原註直去也三院御史主簿有事白端公就其廳若有中路白事謂之參端言罰殿中有免巡遇正知巡者假故則向上人又權知謂之謠巡臺官有親愛除拜及喜慶之事則謁院長雜端臺長謂之取賀凡此皆因胥徒走卒之言遂成故事察院每上堂了各報諸御史皆入立于南廊便服鞞鞋以俟院長立定院長方出相揖而序行至殿院門揖殿中又序行至食堂前揖侍御史凡入門至食凡數揖

祇揖者古之肅拜也臺中無不揖其酒無起謝之禮但云掛酒而已酒取合敬故恐煩却揖往往自臺拜他官執事亦誤作臺揖人皆笑之每赴朝序行至待漏院假息則有臥掛馬上則有馬掛凡院長在廳院內御史欲往他院必先白決罰又先白察院有都廳院長在本廳諸人皆會話于都廳原註初上後遇雜端上堂則舉三級九夫儀樣是折人欲併罰也未遇雜端上堂其犯舊條並不罰察院南院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容廳謂之松廳南有古松也刑察廳謂之麗廳寢于此多麗兵察常主院中茶必市蜀之佳者貯于陶器以防暑濕御史躬親緘故謂之茶瓶廳吏察主院中入朝人次第名籍謂之朝簿廳吏察之上則館驛使館驛使之上則監察使同僚之冠也謂之院長臺中敬長三

唐語林卷八

五

院皆有長察院風彩尤峻凡三院御史初拜未朝謝先謁院長辭疾不見則不得謝及上矣原註諸家御史臺記多載當時御史事跡戲笑之言故事御史主彈奏不決肅清內外唐典宰相多自憲司登鈞軸故謂御史爲宰相杜鴻漸拜授之日朝野傾羨監察御史振舉百司綱紀名曰人品宰相高宗朝王本立余衍始爲御史裏行則天更置內供奉及員外試御史有臺使裏使皆未正名也其裏行員外試者俗名爲合口椒言最有毒監察爲開口椒言稍毒散殿中爲羅葛亦謂生薑言雖辛辣而不能爲患侍御史謂之指毒言如蜂蜜去其芒刺也御史多以清苦介直獲進是常敝服羸馬至于殿庭開元末宰相以御史權重

遂制彈奏者先詔中丞大夫皆通許又于中書門下通狀先
白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不得特奏威權大減天寶中宰相任
人不專清白朝爲請介暮易其守順情希旨綱維稍紊御史
羅希夷猜毒吉溫頗苛細時稱羅鉗吉綱望風氣備問元已
前諸節制並無憲官自張守珪爲幽州節度加御史大夫幕
府始帶憲官由是方面威權益重遊宦之士至以朝廷爲間
地謂幕府爲要津遷騰倏忽坐致郎官彈劾之職遂不復舉
御史舊例初入臺陪直二十五日節假五日謂之伏豹亦曰
豹直百司州縣初授官陪直者皆有此名杜易簡解伏豹之
義云宿直者離家闕宿人情所貴其人初蒙策拜故以此相
處伏豹者言眾官皆出此人獨留如伏藏之豹伺候待搏故

唐語林卷八

六

云伏豹耳韓琬則解爲爆直言如燒竹遇節則爆余以爲南
山赤豹愛其毛體每雪霜雨霧諸禽獸皆出取食唯赤豹深
藏不出古人以喻賢者隱居避世鮑明遠賦云豈若南山赤
豹避雨霧而深藏此言伏豹豹直者蓋取不出之意初官陪
直已有伏豹之名何必以遇節而比燒竹之爆也杜說雖不
甚明粗得其意韓則疎矣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僉作爆迸之字惠郎中真云合作虎
豹字言豹性躁善服氣雖雪雨霜霧伏而不出慮其其身
唐制十八道節度其後號九節度其後河朔三鎮及四內二
豎之亂可致大畧明皇天寶元年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
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備西邊曰朔方曰河東曰范陽以

備北邊曰平盧以備東邊曰隴右曰劍南以備西邊曰嶺南
五府經畧以備南邊節度之立其初固止于沿邊十道耳自
安祿山之亂則內地始置九節度以討之曰朔方郭子儀淮
西魯臯興平李奩滑濮許叔冀鎮西李嗣業鄭李廣琛河
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河南崔光遠內地之置節度其初猶
止于九道耳自朱氏之倡亂中原也則自國門之外皆方鎮
矣蓋其先也欲以方鎮禦四夷而其後也則以方鎮禦方鎮
十道既已兆亂則內地必置九道以除其亂九道又兆亂則
關外近郡又不得不置矣至代宗廣德元年以田承嗣爲魏
博節度李懷仙爲盧龍節度李寶臣爲成德節度是謂河北
三鎮各有其地其風俗獷戾過于蠻貊吾知其河北之地非

唐語林卷八

七

復朝廷有矣至于大歷九年相推戴而謂之四王朱滔稱冀
王田悅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李納稱齊王李希烈又以淮
西稱帝朱泚又以關中稱帝裂土假王者四凶滔天僭帝者
二豎紛紛籍籍不知其幾也蓋唐之亂非藩鎮無以平之而
亦藩鎮有以亂之其初跋扈陸梁者必得藩鎮而後可以戡
定其禍亂而其後戡定禍亂者亦足以稱禍而致亂故其所
以去唐之亂者藩鎮也而所以致唐之亂者亦藩鎮也試以
其一二論之安氏之亂懷恩平之也而留三鎮以遺唐者亦
一懷恩也將兵至京師冒雨寒而來姚令言之功也而所以
迎朱泚而趨京師者亦一令言也擒于期破田悅者李寶臣
之功而釋承嗣以爲己資者亦寶臣也卒至于終唐之世莫

敢誰何者由三鎮始也

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以來有其名所以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之速聞也亦謂之露板魏晉奏事之有警急輒露板插羽是也宋時沈璞為盱眙太守與臧質固拒魏軍軍退質謂璞城主使自上露板後魏韓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高祖怪而問之對曰頃間諸將獲賊二三驢馬皆為露布臣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豎斬擒不多脫復高曳長鎌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布露板古今通名也隋文帝詔太常卿奇章公撰宜露布儀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駟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

唐語林卷八

八

集百官及四方客使于朝堂內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訖蹈舞者三又拜郡縣皆同唐因其禮然露布大抵皆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逾數千字其能體要不煩者鮮矣古者闔尹擅權專制者多矣其間不無忠孝亦存編簡唐自安史以來兵難洊臻天子播越親衛戎柄皆付大闕魚朝恩竇文場乃其魁也爾後置左右軍十二衛觀軍容處置樞密宣徽四院使擬于四相也十六宮使皆宦者為之分卿寺之職朝廷班行備員而已供奉官紫衣入侍後軍容使楊復恭俾具欄笏宜尊自復恭改作也嚴遵美內謁之最良也嘗典戎唐末致仕于蜀郡鄙叟庸夫時得親狎其子仕蜀至閤門使曾為一僧致紫袈裟僧來感謝之書記所謝之語于掌中

方屬炎天手汗模糊文字莫辨折腰而趨流汗喘乏只云伏以軍容寂無所道抵視掌心良久云貌寢人微凡事無能勝曰不敢不敢退而大哈嚴公物故蜀朝冊命贈給事中竇雖堅不承命雖偏斬之世亦不待且士人多之

鄒山古之嶧山始皇刻碑處文字分明始皇乘羊車以上其路猶存案此地春秋時邾文公卜遷于釋者也始皇刻石紀功其文李斯小篆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墓拓以為楷則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寫然由上官求請行李登陟人吏轉益勞弊有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數片置之縣廨須則拓取自是山下之人邑中之吏得以息今人間有嶧山碑皆新刻之

唐語林卷八

九

碑也其文云刻此樂石學者不曉樂石之意顏師古謂取泗濱磬石作此碑始皇于瑯琊會稽諸山刻石皆無此意唯嶧山碑有之故知然也

墓前碑碣未詳所起案儀禮廟中有碑所以繫牲并視日景禮記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豐碑桓楹天子諸侯葬時下棺之柱其上有孔以穿緯索懸棺而下取其安審事畢即閉壙中臣子或書君父勲闕于碑上後又立之于隧口故謂之神道碑言神靈之道也古碑上往往有孔是貫緯之遺象前漢碑甚少後漢蔡邕崔瑗之徒多為人立碑魏晉之後其流浸盛碣亦碑之類也周禮凡金玉錫石楬而璽之注云楬如今題署物漢書云瘞寺前楬著其姓名注云楬椽杙也楬

代子瘞處而書死者之姓名揭音揭然則物有標榜皆謂之
樹郭景純江賦云峨眉為泉揚之揭又變為碣說文云碣特
立石也據此則從木從石兩體皆通隋之制五品以上立碑
嗣首龜趺上不得過四尺載在喪葬令近代碑碣稍衆有力
之家多釐金帛以祈作者雖人子罔極之心順情虛誦遂成
風俗蔡邕云吾為人作碑多矣唯郭有道無愧詞隋文帝子
齊王攸薨僚佐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若不能
徒為後人作鎮石耳誠哉是言石碑皆有圓空蓋碑者悲也
本墟墓間物每一墓有四焉初葬穿繩于孔以下棺乃古
之禮禮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其德由是
遂有碑表數十年前時有樹德政碑亦製圓空不知根本甚

唐語林卷八

矣後有悟之者遂改焉

人道尚右以右為尊禮先賓客故西讓客主人在東蓋自卑
也後人或以東讓客非禮也蓋緣見所在地所主在東俗有
東行南頭之戲此乃貴其為一方一境之主也記曰天子無
客禮莫敢為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注
明饗君非也唐之方鎮及刺史入本部于令長已下禮絕賓
主猶近君臣至于藩鎮經營內支郡則俱是古南面諸侯但
以使職監臨如臺省之官至外地耳既通宴饗則異君臣而
用古天子升階之儀非禮也

近代風俗人子在膝下每生日有酒食之事孤露之後不宜
復以為歡會梁孝元帝少時每以載誕之辰輒設齋講經泊

阮修容歿後此事亦絕少太宗會以降誕日感泣中宗常以
降誕日宴侍臣內庭與學士聯句柏梁體詩然則唐以來此
日皆有宴會開元十七年丞相張說奏以八月端午降誕日
為千秋節又改為天長節肅宗因之誕日為地平天成節代
宗雖不為節猶受四方進獻德宗即位詔公卿議吏部尚書
顏真卿奏準禮經及歷代帝王無降誕日唯開元中始為之
復推本意以為節者喜聖壽無疆之慶天下咸賀故號節若
千秋萬歲之後尚有此日以為節假恐乖本意于是敕停之
明皇朝海內殷賻送葬者或當衝設祭張施帷幕有假老假
果粉人粉帳之風然大不過方丈室高不踰數尺識者猶或
非之喪亂以來此風大扇祭盤帳幕高至九十尺用牀三四

唐語林卷八

百張雕鏤飾畫窮極技巧饌具牲牢復居其外大歷中太原
節度辛雲京葬日諸道節度使人修祭范陽祭盤最為高
大刻木為尉遲鄂公與突厥鬪將之戲機關動作不異于生
祭訖靈車欲過使者請曰對數未盡又停車設項羽與漢祖
會鴻門之象良久乃畢續經者皆手擎布幕輟哭觀戲事畢
孝子傳語與使人祭盤大好賞馬兩匹滑州節度令狐母亡
鄰境致祭昭義節度初于淇門載船桅以充幕柱至時嫌短
特于衛州大河船上取長桅代之及昭義節度薛公薨歸葬
絳州諸方并管內縣塗陽城南設祭每半里一祭至清河二
十餘里連延相次大者費千餘貫小者三四百貫互相慶覘
競為新奇柩車暫過皆為棄物矣蓋自開闢至今奠祭鬼神

未有如斯之盛者

俗間凶疏本敘時序朔望以表達感之懷此合于情理至有敘經齋七日此出釋教不當形于書疏

準禮文在為所生母父為嫡子夫為妻皆杖周自周禮已降至于開元禮及唐史二百六十年並無有易斯議未聞為兄弟杖者自離亂已後武臣為弟始行周杖之禮是賓佐不能以禮正之致其謬誤也乾寧三年九月行弔于名士之家觀其常為兄杖門人知舊來無有言其乖禮者實慮日久浸以為是自今後士子好禮者于服式之中慎而行之

今俗釋服用多昏時非禮也按戴禮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雖抑子路云三年之喪亦已久矣而復月踰

唐語林卷八

上

月則其善明知月晦之朝去稿從吉也明日則踰月矣故夫子怪其不待明日而歌今之免服準式給晦日假者蓋以朝既從吉使竟是日吉服盡與親賓相見遍示禮終至明日復參公務無樂不為之義又禮書皆云前一夕除某物廢某物又曰夙興云云知前夕除廢為明晨之漸凡曰釋服悉宜從朝矣原註今在脫服假內反不見賓友也禮云大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者言既不行求見人人來求之不避涕泣以表至哀無飾今世卒哭之後朔望時節辭不見賓客非也若尊高居喪弔者以是日客多不敢求見還自退去宜矣非所以辭也

三日成服聖人之制世有至五日者非也

忌日請假非古也世說云忌日惟不飲酒作樂會稽王世子

將以忌日送客至新亭主人欲作樂王便起去持彈往衛洗馬墓彈鳥晉書又載桓元忌日與賓客遊宴惟至時一哭而已此前代忌日無假之證也沈約答庾光祿書云忌日制忌應是晉宋之間其事未久未至假前止是不為宴樂木自不封閉如今世自處者居喪再周之內每至忌日哭臨受弔無不見人之義而除服之後乃不見人實由世人以忌日不樂而不能竟日與感以對賓客或弛懈故過自屏悔不與外接設假之由實在于此顏延之忌日感慕故不接外賓不理庶務不能悲愴自居何限于深藏也世人或端坐與室不妨言笑迫有急卒寧無盡見之理其不知禮意乎

李匡又云晉書稱阮咸善琵琶是即是矣按周書云武帝彈

唐語林卷八

上

琵琶後梁宣帝起舞謂武帝曰陛下既彈五絃琴臣何敢不同百獸舞則周武帝所彈乃是今之五絃可知前代凡此類總號琵琶爾又按風俗通云以手批把謂之琵琶自撥彈已後惟今四絃始專琵琶之名因依而言則劉餗所云貞觀中裴洛兒始棄撥用手以撫琵琶是又不知故事者之言也又因此而徵之五絃之號即出于後梁宣帝之語也而今阮氏琵琶正以手撫反不能占琵琶之名失本義矣

今有奕局共取一道人行五棊謂之蹙融融宜作戎此戲生于黃帝蹙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庾元規著座右方所言蹙戎是也

今之博戲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黑黃各十有五擲采之

頭有二其法生于握槩變于雙陸天后夢雙陸不勝狄公言
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
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鑿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
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臣頗或耽翫至于廢慶弔忘寢食間
里用之于是強名爭勝謂之掠零假借分畫謂之襲家襲家
什一而取謂之子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中世工
者有渾鎬崔師本閻某次于長行其中世工者韋延扈楊某
彈某鮮有為之中世工者有吉達高越首出焉貞元中董叔
儒進博局并經一卷頗有新意不行于世

隋置明經進士科唐承隋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六科
主司則以考功郎中後以考功員外郎士人所趨明經進士

唐語林卷八

古

二科而已及大足元年置拔萃始于崔翹開元十九年置宏
詞始于鄭昕開元二十四年置平判入等始于顏真卿是年
考功員外郎李昂摘進士李權章句之疵勝于通衢權摘昂
詩句之失由是世難其事乃命禮部侍郎主之後有左補闕
薛登中書舍人達奚珣李韋李麟姚子彥張蒙高郢准德輿
衛次公張宏靖于允躬韋貫之李逢吉李程庾承宣賈餗沈
珣杜審權李璠裴恒王鐸李蔚趙騰鄭愚太常少卿李建尚
書蕭昕僕射王起常侍蕭倣黃門侍郎許孟容鄭顯刑部侍
郎崔樞戶部侍郎韋昭度雜主之而宏靖不以進士顯
唐朝初明經取通兩經先帖文乃案章疏試墨策十道秀才
試方畧策三道進士時務策五道考功員外郎職當考試其

後舉人憚于方畧之科為秀才者殆絕而多趨明經進士高
宗時進士特難其選龍朔中敕左史董思恭與考功員外郎
權原崇同試貢舉思恭吳士輕脫洩進士問目三司推賊汗
浪結命西朝堂斬決告變免死除名流梧州開耀元年員外
郎劉思立以進士惟試時務策恐復傷膚淺請加試雜文兩
道并帖小經明皇時士子殷盛每歲進士到省者常不減千
餘人在館諸生更相造詣互結朋黨以相傾奪號之為棚推
聲望者為棚頭權門貴盛無不走也以此焚惑主司視聽其
不第者率多喧訟考功不能禦開元二十四年冬遂移貢舉
屬于禮部侍郎姚奕頗振綱紀焉後明經停墨策試口義并
時務策三道進士改帖大經加論語自是舉司帖經多有於

唐語林卷八

五

牙孤絕例拔築注之目文士多于經不精至有自首舉場者
故進士以帖經為大厄天寶初達奚珣李巖相次知貢舉進
士聲名高而帖落者時或試詩放過謂之贖帖十一年楊國
忠初知選事進士孫季卿曾謂國忠言禮部帖經之弊舉人
有實材者帖經既落不得試文若先試雜文然後帖經則無
遺才矣國忠然之無何有敕進士先試帖然仍前後問一行
是歲收人有倍常歲又舊例試雜文者一詩一賦或兼試頌
論而題目多為隱僻策問五道舊例三道為時務策一道為
方畧一道為微事近者方畧之中或有異同大抵非精究博
瞻之才難以應乎茲選矣故當代以進士登科為登龍門解
渴多拜清緊十數年間擬跡廟堂輕薄為之語曰及第進士

俯視中黃郎落第進士揖蒲華長馬又云進士初擢第頭上
七尺微光好事者紀其姓名自神龍以來迄于茲名曰進士
登科記亦所以示前良發起後進也實應二年揚館為禮部
侍郎奏舉人不先德行率多浮薄請依鄉舉里選于是詔天
下舉秀才孝廉而考試章程漸加繁密至于升進德行未之
能也其後應此科者益少遂罷之復為明經進士

唐制常舉人之外又有制科搜揚拔擢名目甚眾則天廣收
才彥起家或拜中書舍人員外郎次拾遺補闕明皇尤加精
選下無滯才然制舉出身名望雖美猶居進士之下仕宦自
進士而歷清貫有八僑者一曰進士出身制策不入二曰校
書正字不入三曰畿尉不入四曰監察御史殿中丞不入五

唐語林卷八

六

曰拾遺補闕不入六曰員外郎郎中不入七曰中書舍人給
事中不入八曰中書侍郎中書令不入此八者尤加僑僥
直登宰相不要歷縮餘官也明僚遷拜或以此更相譏弄舉
人應及第者關檢無籍者不得與第陳章甫制策登科吏部
放榜章甫上書昨見榜云戶部報無籍者昔傅說無姓商后
置子鹽梅之地屠羊隱名楚王延以三旌之位未聞徵籍也
范睢改姓易名為張祿先生秦用之霸張良為韓報讐變姓
名而遊下邳漢高用之為相則知籍者所以計賦耳本防羣
小不約賢路若人有大才不可以籍棄之苟無良德雖籍何
為所司不能奪特諮執政收之常舉外復有通五經明一史
及獻文章并著述之輩或附中書考試亦同制舉

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以備將相之任是日曰狀元
已下同謂座主宅座主立于庭一一而進曰某外氏某家或
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太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
重表弟或曰表甥孫又有同宗座主宜為姪而反為叔言敘
既畢拜禮得申子輒議曰春官氏選士得其人止供職業耳
而俊造之士以經術待聘獲採拔于有司則朝廷與春官氏
皆何恩于舉子今使謝之則與選士之旨豈不異乎至有海
東之子嶺嶠之人皆與華族敘中表從使拜首而已論諸事
體又何有哉神龍元年已來累為主司者房光庭再太極元
年開元元年裴耀卿再開元五年六年李納四開元七年八
年九年十年嚴挺之三開元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裴敦復

唐語林卷八

七

再開元十九年二十年孫逖再開元二十二年二十三年已
前並考功員外郎姚奕再開元二十四年二十五年始命春
官小宗伯主之崔翹三開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
達奚珣四天寶二年三年四年五年李巖三天寶六年七載
八載李麟再天寶十載十一載陽渙再天寶十二載十五載
裴士淹再至德二年三年姚子彥再乾元三年上元二年蕭
昕再寶應二年貞元三年薛邕四大歷二年三年四年五年
張渭三大歷六年七年八年蔣渙再大歷九年十年常袞三
大歷十年十一年十二年潘炎再大歷十三年十四年鮑防
三興元二年貞元元年二年劉太真再貞元四年五年顧少
運再貞元十年十四年呂渭三貞元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

權德輿三貞元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停舉永貞元年崔郾
再元和元年二年韋貫之再元和八年九年庾承宣再元和
十年十一年王起四長慶二年三年會昌三年四年楊嗣復
再寶歷元年二年崔郾再大和元年二年鄭澣再大和三年
四年賈餗再大和五年六年高鏞再開成元年二年柳景再
開成五年會昌元年陳商再會昌五年六年鄭顥再大中十
年十三年

董生言日常右轉星常左轉大凡不滿三萬日行周二十八
舍三百六十五度然必有差約八十年差一度自漢文三年
甲子冬至日在斗二十二度至唐興元元年甲子冬至日在
斗九度九百六十一年差十三度矣

唐語林卷八

六

舍元殿鑿龍首岡以為址形輝鉅砌高五十餘尺左右立樓
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于闕前倚欄下視南山如在掌中殿
去五門二里每元朔朝會禁軍御杖宿于殿庭金甲葆戈雜
以綺繡文武纓佩蕃夷酋長皆序立仰觀玉座若在霄漢
太湖中有禹廟山僧云禹導吳江以洩具區會諸侯于此

西明寺慈恩寺多古畫慈恩塔前壁有濕耳獅子跌心花為
時所重聖善敬愛兩寺亦有 聖善寺木塔院多鄭廣文

畫并書敬愛寺山亭院有 尾若丹砂子上有進士房瓊
題名處後有人題曰姚家新 是房郎未解芳顏意欲狂見

說正調身淚箭莫教射破寺家牆西北角有病龍院並吳生
畫

盧言舊宅在東都歸德坊南街廳屋是杏木梁西壁有草
郎中畫馬六匹

兗州鄒縣嶧山南而半腹東西長數十步其處生桐相傳以
為禹貢嶧陽孤桐者也土人云此桐所以異于常桐者諸山
皆發地土多惟此山大石攢倚石間周回皆道人行山中空
虛故桐木響絕以是珍而入貢也按漢書地理志下邳縣西
有葛嶧山古之嶧陽下邳者是矣關西西風則雨東風則晴
皆以為常候夫九州之地洛陽為土中風雨之所交也今關
西西風則雨關東東風則雨是風氣各自其方而來交于土
中陰陽和則雨成相里湯陰縣北有羨里城周回可三百餘
步其中平實高于城外地丈餘北開一門相傳文王演易之

唐語林卷八

九

所曹子建詰紂文云崇侯何功乃用為輔西伯何辜囚之囹
圄囹圄既成負土既盈興立炮烙賊害忠貞觀此意見文王
所囚之地紂使負土實此城也未詳子建所據今按此東頓
邱臨黃諸縣多有古城周一里或一二百步其中皆實郭
緣生述征記云彭城東有稔城云是崇侯冢自淮迄于河上
城而實中謂之稔邱壠可阻謂之固然則城小而實皆古人
因依立冢以為保固子建所云負土既盈或承流俗之傳耳
晉文王欲修九龍堰阮步兵舉鋤掘地得古承水銅龍六枚
堰遂成水歷竭東注謂之千金渠晉世又廣功焉石人東者
下文云秦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蕩壞三場今改為場
更于西開泄名曰伐原注二龍渠增高千金之舊一丈四尺

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于西更開三場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二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伐龍渠即九龍渠也元魏修復故場朝廷太和中造石渠于水上按橋西門之南類文稱晉元康二年十一月二日畢漢司空王梁爲河南將引穀水以溉京都渠成而水下流後張純堰洛而通漕是渠今引洛水蓋純之創也

凡造物由水由土故江東宜穰紗宜紙鏡水之故也蜀人織錦初成必濯于江然後文采煥發鄭人以漿水釀酒近邑與遠郊美數倍齊人以阿井煎膠其井比旁井重數倍蜀土舊無兔鴿隋開皇中荀秀鎮益州命左右資兔鴿而往

唐語林卷八

三

今蜀中鴿尙稀而兔已衆戴祚西征記云開封縣東二佛寺余至此始見鴿大小如鳩戲時兩兩相對祚江東人晉末從劉裕西征姚泓至開封縣始識鴿江東舊亦無鴿梁武時侯景圍臺城軍士重鼠捕鴿而食數月之後殿屋鼠鴿皆盡然則江東有鴿亦當自北賫往耳

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居多轉運使歲運米二百萬石以輸關中皆自通濟渠入河也淮南當工不能入黃河蜀之三峽陝之三門閘越之惡溪南康嶺石皆絕險之處自有本土人爲工大抵岐路峻急故曰朝離白帝暮宿江陵四月五月尤險故曰灩澦大如馬瞿唐不可下灩澦大如牛瞿唐不可留灩澦大如襍瞿唐不可觸揚子錢塘二江

則乘雨潮發棹舟船之盛盡于江西編蒲爲帆大者八十餘幅自白沙沂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信風七月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鳥信五月麥信暴風之候有拋車雲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語曰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大歷貞元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婚嫁悉在其間開卷爲圖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大此則不啻載萬也洪鄂水居頗多與一屋殆相半凡大船必爲富商所有奏聲樂役奴婢以據航樓之下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廣州安邑師子國船最大梯上下數丈皆積百貨至則本道輻輳都邑爲喧闐有番長爲主人市舶使籍其名物納船脚禁珍異商有以欺詐入牢獄者船發海路

唐語林卷八

三

必養白鴿爲信船沒則鴿歸

龍門人皆言善于懸水接水上下如神然寒食拜掃必于河濱終于水死也

海上居人時見飛樓如結構之狀甚壯麗者太原以北晨行則煙靄之中觀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皆天官書所謂蜃也建安郡建安縣有大勤墟中有石無小大悉如硯形舊說此墟人有好學而于義理不能疾曉常自咎頑愚每盛夏烈暑乃肉袒以自負後因雷雨空中有人謂曰念爾懇誠吾令爾墟內石大小俱成硯苟用者義理速解以旌爾志雨止視之果然今俗謂之孔硯

輕紗夏中用者名爲冷子取其似蕉葉之輕健而名之林邑

獻火珠云得于羅利國

風爐子以週遠通風也一說形象烽火名烽爐子

茶拓子始建中蜀相崔甯之女以茶盃無襯病其熨手取襟

子承之既啜盃傾乃以蠟環擦中央其盃遂定即命工以漆

環代蠟甯善之為製名遂行于世其後傳者更環其底以為

百狀焉原註貞元初青郭猶繪為樣形以覆茶碗別為一家之樣後人多云拓子非也形即昇平在案

元和中酌酒猶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譽數千人

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所遺其後稍用注子形者蓋而蒸

甯柄皆具太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犯鄭注乃去柄安系

若茗瓶而小異名曰偏提時亦以為便且言柄有礙而思傾

唐語林卷八

五

破袋非古制不知何時起也此者遠遊行則用太和九年以

十家之累士人被竄謫人皆不自保常虞倉卒之遣每出私

第咸備四時服用舊以紐革為腰囊置于殿乘至是服用既

繁乃以破袋易之天中以來吳人亦結絲為之或有餉遺豪

徒戲而不用

都堂南門道中有古槐垂陰至廣相傳夜深開絲竹之音者

中即有入相者俗謂之音聲樹

業有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檢實語訛州

名也當呼為梅槐按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村當因梅

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薔薇者得非分枝條而滋演哉至

今葉形尚處梅槐之間可取此為證且未見枚檢之義也正

便便為玫瑰字豈百花中獨珍是取象于玫瑰耶原註玫瑰

不音德其音傀者是項瑰字書有證

豆有紅而圓長其首烏者舉世呼為相思子非也乃甘草子

也相思子即紅豆之異名也其木斜斫之則有文可為彈博

局及琵琶槽其樹也大株而白枝葉似槐其花與阜茨花無

殊其子若菽豆處于甲中通身皆紅李善云其實赤如珊瑚

是也又言甘草非國老之藥者乃南方藤名也其叢似薔薇

而無刺葉似夜合而黃細其花淺紫而藥黃其實亦居甲中

以條葉俱甘故謂之甘草藤土人但呼為甘草而已出在湖

陽而南漳亦有

雄麻有花而雌者結實欲識麻之雌雄以此辨之

唐語林卷八

五

江東有吐蚊鳥夏則夜鳴吐蚊子蘆荻中湖水尤甚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為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

聖人急于養民務成東作今天下州郡立春制一大牛飾以

文彩即以彩杖鞭之既而破之各持其土以祈豐稔不亦乖

乎

七夕者七月七日夜刺楚歲時記云七夕婦人穿七孔針設

瓜果于庭以乞巧今人乃以七月六日夜為之至明曉望于

綵樓以冀織女遺絲乃是七曉非夕也又取六夜穿七竅針

益謬矣今貴家或連二宵陳乞巧之具此不過苟悅童稚而

已

唐世謁見尊者皆曰謹祇候起居起者動止也理固不乖

近者復云謹起居某官則動止某官其義何在相承斯誤會不經心

終軍請長纓世多云將係單于按本傳云南越與漢和親迺遣軍使越說其王欲令人朝比內諸侯自請願受長纓必羅南越王而致之闕下若係單于乃買誼之事按班固云誼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乃買誼之事也又陳思王表云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

有人檢陸法言切韻見其音字遂云此吳兒直是翻字太僻不知法言是河南陸非吳郡也又有書生讀經書甚精熟不知近代事因說駱賓王遂云某識其孫李少府者兄弟太多意謂駱賓是諸王封號也

唐語林卷八

五

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餽飽以其象混沌之形不可直書渾沌從食可矣至如不託言舊未有刀扣之時皆掌拓烹之刀扣既具乃云不託今俗字作餽餽非也原註元和中有姦僧鑑虛者以羊之六腑特造一味傳多作鑑虛今時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號日之日鑿虛後俗字幸多此類肆有以筐以笥或倚或垂以鷲鮮物者曰星貨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星火鋪誤也

襄州漢高祖廟本為交甫解佩于漢皇之義今為高祖誤每歲有司行祀典者不可勝紀一鄉一里必有祀廟南中有泉流出山洞常帶樹葉好事者目為流桂泉後人乃立為漢高祖之神尸而祝之又號為伍員廟者必五分其髻謂五髻

鬚江南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初至為酒庫諸醞畢熟其外畫神問何也曰杜康刺史曰公有餘也一室曰茶庫也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室蕙庫諸蕙畢備復有神問何也曰蔡伯喈刺史笑曰不須置此

吳主孫皓每宴羣臣皆令盡醉羣昭飲酒不多皓密賜茶茗以代飲酒晉時謝安詣陸納無所供辦設茶果而已案此古人亦飲茶耳但不如今之溺之甚窮日盡夜殆成風俗軍中有透劍門伎大宴日庭中設帳數十步若廊宇者而編劍刃為棖棟之狀其人乘小馬至門審度端直鞭馬而過珥然聞劍動之聲既過而人馬無傷宜武軍有小將善此伎每

唐語林卷八

五

豐軍則為之所獲賞止于三四匹帛而已一日主者誤漏其名此人忿恨訴于所管大將得復召入呈伎之際極為調密入數步忽風起馬驚觸劍而死

璧州刺史鄧宏慶飲酒至平索看精四字酒令之設木骰子卷白波律令自後聞以鞍馬香毬或調笑拋打時上酒招席之號其後平索看精四字與律令全廢多以瞻相下次据上酒絕人罕通者下次掘一曲子打三曲此出于軍中邪善師酒令問于世案此條文義難解疑有脫誤

飲坐作令有不誤而飲爵者皆曰蟲傷旱潦推其由蓋以為不偶之義蟲傷宜為蟲霜益言農田水旱之害呼曲子名則下兵為下平閣羅鳳為閣羅鳳著詞則河內王為河奈王

稿竿上為長竿上如斯之語甚多

唐人酒令白樂天詩鞍馬呼教住散樂喝遣輸長驅波卷白

蓮擲采盛虜原註設盤老白波莫予按皇甫松所著醉鄉日

月三卷載骰子令云聚十隻骰子齊擲自出手六人依采飲

焉堂印本采人勸合席碧油勸擲外三人骰子聚于一處謂

之酒星依采聚散骰子令中改易不過三章次改鞍馬令不

過一章又有旗幡令閃壓令拋打令今人不復曉其法矣唯

優伶家猶用手打令以為戲云

有齒鞋匠與樂工居隔壁齒鞋者母卒未歿樂工理聲不輟

匠者怒因相詬成訟樂工曰此某業也苟不為衣與食且廢

執政判曰此本業安可喪輟他日樂工有喪事亦任爾齒鞋

唐語林卷八

美

不輟

初詠諸自賀知章輕薄自祖詠願語自賀蘭廣鄭涉其後詠

字有蕭斯寓言有李紆隱語有張著機警有李舟張或歌後

有姚峴孫叔羽詛語影帶有李直方獨孤中叔題日人有曹

著

有王某云往歲任同州見御史出案迴止州驛經宿不發忽

追雜案又取印歷鑣驛甚急一州大擾有老吏竊笑乃因直

人以通憲胥許百緡為贈翌日未明御史啟驛門盡還案牘

乘馬而去

起居舍人韋綬以心疾廢校書郎李播亦以心疾廢播常疑

遇毒鑊井而飲散騎常侍李益少有疑病亦心疾也夫心者

靈府也為物所中終身不痊多思慮多疑惑乃疾之本也

唐語林卷八

圭

唐語林卷八終

唐語林校勘記

說郭錄唐語林寥寥數條其標題大略適與齊之鸞殘本合知陶南村所見本已不完矣然齊刻雖漫漶頗有出永樂大典外者試以所引原書證之互有出入其語林是而今本原書闕反藉以訂正者亦不少既遵

四庫本付梓復采列異同附記卷末以備參考己亥白露前一日錢熙祚錫之甫識

卷一

支中子條 此條見賈氏談錄比原書多四

鍾乳條 元宗重午日賜丞相鍾乳 發本賜上有勅字大唐

宰臣必遭竊換與新語合發本作匿

唐語林校勘記

長枕條 元宗諸王 開天傳信記諸王 益與諸王會聚 今傳

東宮條

顧長潔白五人 發本五上有者字

斜谷條 元宗西幸歸 發本始頓使給事中封 發本頓上有

李汧公條

將於北都求官 與大唐傳載合 累路尋生行止

禮法條 召朝士 因語錄作召朝士 發本並誤

崔吏部條 崔吏部樞夫人 與因語錄合 發本作 屢治家整

肅原作故李夫人婦德克備治家

李師古條 憚杜黃裳為相 與函問鼓吹合 發本

程皓條 會於廣坐 此四字今本封氏 何可與言 與問見記

必作

高利條 發州 開見記州上 有濠字宜補

李約條 因邀相見 尚書故實 請官可發掘檢之 故實可作

柳元公條 奉繼親薛夫人之孝 錄之轉當作至因語便造新

宅 今因語錄

元和條 元和已後 今因語錄 又字當從殘本作人

沈吏部條 又以報施不妄 今本因語錄亦誤

劉敦儒條 每鞭之見血 今因語錄

鄭還古條 初家青齊間 與因語錄合 發本 留待二十九郎儻

搏 儻字誤 因語錄 弟感其言 發本作意

唐語林校勘記

路相條 曰正如汝面 發本句首有也字 慕其淳篤 發本及

作慕其淳

崔倕條 太原尹鄧 發本尹

大中條 飲此 發本下有等字與說

元魯山條 能食其乳方正 與因語錄合 發本

碑誌條 貫之曰 與國史補合 發本

法欽條 以理求之 求

梁孝仁條 意此是冢墓木 發本木上

魏徵條 便致太平 與大唐新語合 四夷亂德 新語四

臨軒條 雖文武之烈實無以加 發本句首有且字 大唐新

武承嗣條 陛下之子受何福慶 發本句首有且字 大唐新

之姑受而委重權於姪手乎似誤

受賂條 太宗言新語言上有人

九成宮條 鯁漳川與新語合殘本 官吏訪闕廷法式朝

親訪字誤當依

孫伏伽條 三上表以事諫新語作上表 遂拜為侍御史殘本

侍下有許字與新語合

行臺條 蘇世長新語無世 豈有獵鹿之後新語獵作 是吾

所造與新語合殘本

馬周條 而陛下自遂涼處與新語合殘本

總章條 帝王新語脫 宣王略然今本 人戶少寡新語倒

梗餘起新語 唐語林校勘記

衢州條 為同郡方金所殺國史補 子得復今本國史

政柄乃小生與國史補合殘本作

鄭陽武條 仁義之有莊周史補作元 為六十四

高貞公條 通王氏易為圖易二字似彼文有假

卦為當從 二十二篇國史補作

李直方條 最有實事史補作取其 侯味虛國史補味作朱

伊慎條 臣不敢學交質罔上質作易罔字空

親錄條 死者二百九十八殘本句首

姚元崇條 事既古用可救時師字殘本可上 右相本無右字下並

王如泚條 妻公與封氏問見 右相本無右字下並

與亦得間見記下有與亦 即令奏問殘本合字自居二

日國見記作 轉運船每以十隻為一綱殘本首有 揚州遣軍

劉晏條 將押至河陰之門填闕一千石此有誤案唐餉 揚州遣軍

三門號上門與闕船殘本河陰上七字空 若始謀便腹殘本始 復騰長

軍將十家殘本十作 即時委弊殘本此下有 復騰長

韓晉公條 韓晉公鎮朔西地地當依殘 里胥耳脫殘本耳

韓晉公條 韓晉公鎮朔西地地當依殘 里胥耳脫殘本耳

韋臯條 李康棄走殘本棄下 保義殘本下 原注乃誓拔所

部殘本作乃 原注為行秦州殘本無 原注為之報殘本末

原注並未到謁殘本作謁 便殿條 與宰臣論政事殘本無

唐語林校勘記

吳元濟條 昨晚擇帥甚難昨晚似誤杜陽 無所不留杜陽

權長孺條 知鹽福建院因話錄鹽

鄭相條 為鄭銓注潮州尉殘本為

李衛公條 乃立召兜子數乘殘本乘

聖水條 貸之衣服大唐傳載無之 取其水設司傳載

其水於取猪肉五斤與傳載合殘

劉桂州條 誤突生驢過因話錄突字誤

權實條 從市求取殘本求 可以吟賦殘本於作未 張傑夫

此條應另提

李石條 原注記之者有誤殘本

原注記之者有誤殘本

武宗條 彩色奉取因語錄作其
狄惟謙條 惟謙坐於堂上大怒殘本惟謙二字在大杜背
二十殘本有既而嘉其精誠有感今劇談錄合 杖背

望仙臺條 陳破東觀奏
納諫條 蕭傲今奏記

故事條 故事京兆尹至併敗官此五十二字與奏記合殘
便令赴任上賜度支錢二萬貫奏記脫任字

尚有義緝卻進澳連書信兩上下考奏記脫
進士條 設殊次平等三級與奏記合殘本 以京兆等第為

梯級奏記今脫
名器條 與奏記合 自司勳郎中殘本下有選駕部郎沈

唐語林校勘記 五

珣殘本 方賜紫奏記 方

章澳條 即采十道四藩志與奏記合殘
城西條 于御展與奏記合 可為懷州刺史奏記無為

詞學條 自吏部員外郎奏記無吏 改司勳殘本下有員外

改司封殘本下有員外
樂工條 往往令倚嬪御歌殘本倚 汝輩所惜殘本下

每罷條 宣宗雖寬仁殘本另起
祝漢貞條 尤為帝所喜殘本帝

高尚書條 石破驛石破當依
李遠條 我聞李遠詩云與山開鼓吹合殘本下有詩八言

不足有實也鼓吹有作為殘本詩人必 乃許之八本

置茶牀幽開鼓吹
雲南條 南詔王豐祐殘本王下 名近廟諱殘本

黨項條 臨軒戒勅案此條文氣未完疑傳寫脫夫奏此物

李訥條 訥性褊狃殘本 大中十二年此終應以鄰道兵

送赴任奏記作只取部送赴任殘本
令狐條 上覽謝上表金華子雜編 比近換守金華子作

庶幾其便於迎送與金華子合 上留意郡守此條
王尚書條 驕橫難制與金華子合 其銀刀都有教字似衍

唐語林校勘記 六

節度多懦怯殘本度作使 命盡斬於帳前此下既而後與

之他適此似有脫文金華子 向之酒甚惡金華子

梁公條 郎闕有嘗字 高宗時此條

郭尚書條 皆以濟人殘本下有 於是奇而免之此下大足

姚崇條 與之偕為臂鷹新語作馬備陳古今理亂之事
李當條 與北夢瑣言合 境內有朝士莊產殘本內下有
各務戢歛焉瑣言
崔珣條 與瑣言合 殘本服首

菜園條 有胡雛善吹笛者補者字在胡雛下

江淮條 揚州留後今國史補

李惠登條 為政清淨無迹國史補世作

武相條 獨尚書左丞與國史補合王悅國史補作悅此條

鏡意條 多則遷名曹耶兼之松憲雜錄無多至天寶十二

載松憲雜錄內起居注為多松憲雜錄作內起

開元條 松憲雜錄連上條首臣恐左右史此有脫文松憲

後天子問行在庶人之禮無以先示萬代臣請自今四季朱

印聯松憲雜錄名此蓋脫名字附依外史松憲雜錄作然皆

至天寶十二載松憲雜錄自冬成三百卷松憲雜錄冬下有

唐語林校勘記 七

雜傳 為一軸松憲雜錄每請百部納于史館松憲雜錄同史

國學條 虔天寶初見記作天寶初協律郎鄭虔贈虔詩見

獨孤妃條 贈貞皇后貞下脫堯字當時殿中侍御史柳弁

字伯存殘本同因話錄作柳芳當為并并字伯存存大

晉公條 晉公貞元中此條應

劉禹錫條 毛鄭不注殘本注毛鄭又言蔡未詳殘本又上

似既字其兄怒之其母曰健憤須走軍破賊良馬須逸鞭

泛駕遺字兄作父鞭作執案晉載記勒白王將殺之王曰

快牛為慎子時多能破車十圍合扶略同下龍助從

子王則則此蓋言童稚不奇則其異也瑞不勤

下句作則意氣定矣南都賦春亦真非子卯之卯也而

公孫羅云茆鳥卵非也殘本南作蜀下多音字皆誤

冬青卵疑即夏小正卵當為卵南都賦春卵夏奇秋非

文作卵也劉意以卵為亦都上文已云藻而菱茨不應重

皆非是

王武子條 在夔州之西市殘本在

陸法和條 當依殘本 嘗征蜀殘本亦得箭鏃一斛下有

又何哉 必未知諸葛亮箭鏃所在也殘本例

葛善條 葉舒者煮食者字當依

白居易條 長慶二年居易上以中書舍人殘本以日以

詩酒寄興殘本盛時來往殘本此下有原注按彭門崔

唐語林校勘記 八

張宏靖條 十二世當依因話錄作三世

韓文公條 甘出於李相國宗閣下下上當依因宗此五人

製詩條 受而出之殘本受文宗讓賢樂善乎此條當

誤印灌手歛衽編作歡呼文宗好五言詩此條應

陳商條 舉之春秋今北夢瑣婉章填言婉

上元條 性若狂易殘本無大夫取解易僧殘本取上設官

舍殘本遺白公云大期今至殘本無字則作限

李德裕條 上表雪德裕冤歸觀洛中與頌言合殘木雪作

段郎中條 連典江南數郡皆有名山數郡皆有四字此誤

凡幾函金華子九函著樂府新錄金華子今置御牀殘木下書又云

令狐絢條 字人求瘼之道作理木字

重陽條 宸豫杪秋來殘本遂停勳

嗜書條 大中十二年此條兵部郎中東觀泰記

大中條 毛滂具麻制談錄作毛周繫制談錄雖然皆不中

不可同年而語矣唐語林校勘記

陸翱條 衙門啼暮鴉金華子下東山石貧於南阮家金華子

李郢條 終下郎官金華子中胥柱向秦庭哭說郛任

馬博士條 見說郛所錄金華子於員外郎

莫仁能下聽湯網本來疏說郛脫

四皓條 東方為餘音或作角資暇集作東方為角首

當東方資暇集則角里為東方資暇集或亦通用資暇集

月令條 後人刪合為之資暇集是呂紀采於周書資暇集

書寢條 言大德資暇集則知其不為否資暇集

學識條 稷下有諺曰資暇集亡從一點一畫資暇集

支選條 仍題元注之人姓氏資暇集李氏續之資暇集

音義條 注云資暇集宜明有憑證資暇集仍知李氏絕筆之本資暇集

李華條 屋鎚電交於萬緒資暇集不讓東西二都也資暇集

唐語林校勘記

張燕公條 又聞杜工部詩資暇集更有太宗拳毛騮郭家資暇集

師子花條 原詩作昔日太宗拳毛騮資暇集

虞世南條 請載副書以從資暇集虞公為祕監資暇集

於世條 後北堂猶存資暇集而書鈔盛行資暇集

皮日休條 竟陵人資暇集官至太常博士資暇集

王維條 清源寺是也資暇集故其文殷勤于四皓資暇集

柳芳條 俱為史學資暇集

含元殿條 後以失節賊庭資暇集

與國史補合殘本脫

大歷條 專學者有蔡廣成周易與國史補合殘本無袁

靈一條 一名畫一國史補亦名畫並通經與國史補合殘本脫

韋應物條 立性高深與國史補合殘本脫

李益條 有征人歌且行一篇與國史補合殘本脫

沈既濟條 不下史篇當依國史張登此條應郭同世有造謠

而著者此條應另提行原注六字今國史補人有妓樂而

工篇什者國史補創原注郭氏奴國史補三字皆事之異也

進士條 謂之前輩國史補作前激揚聲問國史補列其姓

名慈恩寺殘本名下有於字寺下為樂於曲江亭國史補

謂之秋卷今國史補作張睢陽國史補睢陽關元脩

獨留南史而止國史補南史下分為棚頭國史補後

宋濟條 蓋因緋袍子紛紛殘本緋袍子下有紫袍化使然

也與國史補合殘本

文筆條 則學流蕩於張籍與國史補合殘本詩章與國史

裴翼條 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史與國史補合

卷三

狄梁公條 廟凡一千七百餘所與封氏見記合

郭尚父條 都虞候杖殺之今因話錄

張鎬條 徵入改為判府長史又除洪府長史江西觀察使

崔祐甫條 人雖憚而不敢發此文費解蓋判制之過問見

李惇條 其使尚衡殘本尚衡今復何問問見記作今又

韓大保條 惟在于公大傳載何故不當人知之何在不在

裴藻條 探偵二侍郎口氣殘本侍郎云云七十四字脫

徐宏毅條 令問之與傳載合殘不以惡其無禮于其君字

裴解條 除長史因謂錄皆上中考少卿上中

李忠公條 敢徹而焚之傳載厥作

裴先德條 有嗜眼宰相因話錄

柳元公條 將赴上因話錄不知打神策軍因話錄

柳公綽條 欲使兒子街市騎馬衝公綽因話錄

張正甫條 伐淮西殘本伐作代與今可記得河南府解頭

唐語林校勘記

二

唐語林校勘記

三

可當依殘本作

劉從諫條 近無倫比 殘本下有及 以天平功 殘本平 不絕

賞延 殘本不絕下空 賞延 二格賞延例

唐尚書條 將託親知間等第 與因話錄合殘本 薛元賞條 且宰相大臣也 有殘本日字 石從子成 此條疑將

奏之 有殘本日字 教坊條 宦者請並下 並下殘本 韋澳條 頃刻而租足 東觀奏記作

立朝條 盧柏奏記 頃刻而放 裴誠奏記 裴誠奏記 看街樓條 皆封泥之 引無封字今金華子作皆帽之未旬

金華子作 未旬 唐語林校勘記

劉允章條 為種極力 殘本下 允章于是荅拜 殘本荅

鄭少尹條 放榜日 空一格 舞胡條 雖齊高緯 雖當從新 但為殷鑒 但當從新

武三思條 告白其事 新語無 朕以為斬矣 殘本斬上有已 陛下竟不問而斬之 之字殘本作月將 臣恐有竊議固請

按而後刑 因字疑誤新語 柳渾條 今以斜封之人 與新語合殘本 為正者銜冤 殘本

附偶者得志 五 原注 五十五字 李義府條 繫正義于獄 繫字新語作 吾聞王母殺身以成

子之義 案唐書本傳云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誠此下然後 跪宜彈文 殘本下有云云 貶葉州司戶 州與唐書合

人何彥先 與新語唐書合

李昭德條 在則天朝時諛佞者必擢用 殘本無在字時字

魏元忠條 羅織魏元忠耶 殘本句首有共 豈大臣所為

張易之條 相者 殘本上有潛相 見即私法無私也 新語

魏暮條 令授暮右補闕 北夢瑣言 王璵條 代臣貧民輸稅 臣字當依

東官條 炎有崖谷 疑當作崖岸然國史補 歲餘不倦 因史

唐語林校勘記

韋相條 造門曰 國史補造作 新羅條 厚為之贈 與國史補合殘

唐公條 臨察之 大傳傳作 盧晉公條 當從玉泉子作裴 此輩優一資半級 優下當依

入閣條 郎官有誤窺者 誤當依殘 靖安條 與賓客飲宴談笑 本句首有好字

舉場條 明年但得第 玉泉子作若俱得一 以予之 玉泉子

鄭公條 嘗拜掃還 新語作嘗

盧尚書條 其人容自若當依劉公嘉話

皇甫德珍條 則不能動入主之心新語對作

任道簡條 景略卒與本首有及字 爲觀軍使國史補

元載條 衆皆隕涕與本首有及字

張守珪條 見令李元傳載見陝尉李 杜格魏今傳載

涼州條 宮雜而少商徵亂而加暴開天傳信

安祿山條 色黑而加大與明皇雜錄合傳

王瑀條 問是太常樂人說非下有否果 問曰何得罪曰卧

吹笛說郭同傳載罪

潘炎條 以爾人材與由開鼓吹台 杜黃裳夫人曰此人自

唐語林校勘記

五

別是有名卿相十五字

退朝條 而連貴公卿當依傳載連作

辟吏條 段給事中仲殘本中作平 衛大夫仲行傳載作 亦

知名矣傳載作亦

李相條 時樊司空澤劉公嘉話作 欣然允諾今嘉話此承

相之爲戶部侍郎也有後字 因會詩把侍郎唱歌殘本詩

韓太保條 妙哉稽生之音也傳載之音二 其當魏晉之際

乎專載說 同出而異名也傳載名作者家疑本作同出此

所以知魏之季慢也其商紘 從傳載到 與宮同下當依

音武后之姓武下當依傳 言楊后與其父駿之傾覆晉祚

者也當依傳載 晉難與難字當依 其應此乎傳載此 將貽

後代之知音傳載編

畫一條今因話錄脫 裴晉公條 不暫忘殘本作不 皆受知裴公殘本脫 白衣時

李珣條 在武昌掌書記殘本在武昌 歸御史府殘本

同日拜相殘本拜下 路巖條 須與他那一官與王果子合

突厥條 於是入居長安者且萬家新語脫 爭論數年不決

至開元中首七字 閻立本條 一日不能去劉公嘉話

高宗條 羣蠻聚爲寇殘本脫 府發卒迎殘本脫 無去爲賊殘本

張沛條 送沛于獄大幹新語作 用事居中新語作居中

高公條 是夜黃昏二字 來朝皆背殘本朝 爲亂作亂我朝

張九齡條 令九齡與語殘本與語 有得鳥者鳥三本朕

以全樹借汝三本朕下 便殿條 唯取肥大殘本作唯取 鴈門太守行首有送字行

李賀條 解帶與幽閒鼓吹 鴈門太守行首有送字行

唐語林校勘記

六

白敏中條 雖李衛公器之廢本雖作唯與劇談錄合賀拔基與劇談錄

大中條賈氏談錄 故允章亦云廢本亦

劉仁表條 頃者廢本有者 稱其美有最字

畢相條 在時事有不是者廢本之字作前舉 劉賓客取言作

劉仁軌條 俾之換麻衣廢本之二字與瑣言合 劉賓客取言作

相國條 知其連山人瑣言一作山 此郎官此郎官 亦有異言者

鄭愚條 除廣南節制與瑣言合 其欽服與瑣言合

杜征南蛇吐之類廢本自此末五字起至品藻

唐語林校勘記

七

郭曖條 此條所引詩今國史補但於李端云有苟令何郎

姚梁公條 相公可謂救時之相也世下同

向書條 上條未向上一格 近於京得此花廢本京下

亦未知有也處未之有也 此花南地知誰種廢本京下

用意裁友議誰作 差殺玫瑰不敢開與友議合 唯有

數苞紅萼在廢本與友議合 張祐與友議合 未之習廢本

比徒有前名矣此當依友 又有觀獵四句當依友

新豐市廢本作或 非瑞馬之至音作空 且洪鐘部擊作

與張生為詩文交友議文

茲有恨

昇平條 世謂保不如休此有脫文廢本作休

高孝基條 當為王霸佐新語作當與王

虞監條 一人而已廢本無而

楊氏條 質美而多文國史補

德宗條 排公在國史補下云 俗有投石之兩頭唐摭言曰

國子監條 有遺親三年者史補作遺 自天寶九年國史補

元和中與國史補合 或盜用之國史補同

大朝會條廢本此

陳院條 省中多事與國史補合

八分書條 皆先以柳札舊開作體 會太子入侍傳因

唐語林校勘記

六

蘇瓌條 客淹留言詠以其詩問瓌何人豈非足下宗庶之

之謂瓌傳信記無 加禮收舉傳信記首 且夕制誥絡釋傳

開元條 革去弊訛廢本無革字 不六七年間傳

滿右藏東納河北諸道租庸充滿左藏傳信記但作

米每斗三錢三四文 奇瑞慶委傳信記 是時彭城劉晏

傳信記無

一字傳

燕文正公條傳載燕 婦盧氏傳載婦

傳載燕

李幼奇條 一遍皆能記殘本首字在何首

常敬忠條 遂出書見記出書故實合

滿十遍見記命引對拜東宮衛佐見記

三改與見記合拜太公廟丞見記

張陟條 各執筆操紙殘本各操紙執

李衛公條 武相元衡發本自此條武字下至崔大

楊牢條 華陰楊牢本首二字發入雜學本首二字發羅帳苦不

崔相條 問其娠娠之所在與北夢瑣言合而示術士曰與

相次分明與無相字因命小字細耶命下空

唐語林校勘記 五

卷四

小子條 俱以本官一例一字不可辨劉氏卷有十字

潞州條 唱曰今日宜以門族官品自言松意雜錄作唱命

太山條 所過村鄉信記作放過過金橋傳信記脫過字

去挾上黨止于太原傳信記有見后土碑三字熊獠猪

雞之類殘本熊作貓傳信記

藩邸條 敢于城南殘本敢作遊饑倦傳信記

音律條 作諸曲殘本諸為調

武后條 賴安之之術焉賴字雲溪友子母也子母當依

汝父離婦焉如離婦焉焉有大朝人士友議無所微亦有所忤

日首三十三字並脫去所以謀歡友議無所

亦謂敘邊命杖殺之一杖殺之

鄭太穆條 一日友議無其言懇切而傲睨自若友議但作

自作中之一柱與友議合愛之友議愛之上重連

值郊還字無便是君製也友議悉為贈飾之物友議作悉

小寶細青蛾翡翠裙友議青作香慙慙好取囊王夢友議

潭州條 李尚書初守廬江此條宜

大梁條 以老牛筋皮為象殘本老上向有駕字可以撲殺

西胡醜夷與友議合于是獨留五千與友議同李公

唐語林校勘記 三

既治淮南殘本此有嚴張之風也友議無及弟仲將此文

後與友議合李公驕族之年殘本李公渡江過淮者眾與

脫過字隨流者殘本無首竟無踰境者殘本此下

因謂李公曰與友議合李公見而惡之殘本此下

格友議作頗似社公友議相問李公曰快辛子之能忤殘本此

駭歎與友議合友議呂光化殘本二吾觀李二十秀才之文

李衛公條 佐武宗賈氏談錄以自旌談錄無

裴相條 謝後開行與劇談錄合

李太師條 及幕僚與北夢瑣言合遭過多下當依填

渾太師條 隨父釋之防秋殘本說作冬皆有奇數當從因

韓晉公條 每早人殘本無

李相國條 李相國程與傳載合說郭及

杜相條 性厚殘本姓下有實字金華子亦不踰中門此下

路侍中條 宴于江津與北夢瑣言合良可笑也殘本此下

李銛條 量頭為柳頭當依國于合江亭離筵與瑣言合

天寶條 多刺客報恩殘本無厚迎待之殘本上二字空迎

田神功條 又不言殘本句上有判官

唐語林校勘記

盧杞條 恐死于道路與劉公嘉話合李揆暮老無使嘉話

陸相贊受淮南尉吏部侍郎不與顧少連擬與江淮一尉不

伏竟得之顯其聽而自吟曰邊階流泐泐疑當夾砌樹陰陰

後罷相口在假日敕下不謝官又貶為忠州司馬大官

降敕日令朝謝但恐私忌口亦須出入始了殘本此條在金

開元條 許公國史補作曲陸克州國史補崔太尉國史補

段太尉國史補有原晉公獨孤常州國史補張水部國史補蕭李國史補

州國史補有歐容州李杜國史補姚宋國史補原注在城薛下

條後國史補不可校四

條後國史補不可校四

子良史條 白髮衣猶碧髮倒自從未汚袍亦

韓僕射條 皇家有韓本首

趙郡條 三祖之後在元和初上會祖與因話錄合宏宣與因

胡尚書條 同鄉中殘本此會祖與因話錄合

庾尚書條 李佐魏博軍因話錄

柳公權條 書判此二字因話錄紇于封鴈門公衆因話

馮河南條 陶寬圖傳載寬作鞠太子廣記引傳載馮氏兒

唐語林校勘記

愛義條 必有喜殘本有作大典說便問所賦詩賦題上賦

文學條 宣宗索登科記東觀漢記宗字

張不疑條 當年四府交辟殘本四東川李相回殘本此下

五嶽條 步步禮拜說和並

崔起居條 以涓強侵為歲卒不取焉上七字金華子雜編

瑗邪條 號饑頭金華子博陵三房金華子下有婚娶晚還

世數因而少故也金華子但作婚嫁六字夢捧八寶以獻首二

華子作程之姨金華子合

樹名條 又曰殘本空一格

條後國史補不可校四

白居易條 刻醉吟先生傳于石賈氏談錄無常成渥崔籍

鄭裔綽條 聯名甚寡下有者字

范陽條 乃追盧渥中丞或本追下尚有

榮王條 陳有德教殘本自教字至末三十七

天寶條 昭洛陽殘本閣下有以上登高平馬上謂力士曰

德宗條 李銘因語錄出召幹事所由春明門外殘本由下

也錄因語作著坊二必知天子在上因語錄某天寶得樂工

貞元條 太和九年此條當另起合者如咽杜陽雜編聲態

宛轉條 猶強精神因語錄自植茶與因語錄介

宣州條 南獄條 畏逸天資高峻田與因語錄有村老因語錄客

竊笑條 緇狀無語錄含宏有操尙時人以爲不及良逸殘本首有

符尚條 周混汗因語錄周自幼入道因語錄

名僧條 清畫殘本及江南山水劇談錄思之不忘劇

白居易條 以自敘劇談錄江南山水劇談錄思之不忘劇

本思作念

唐語林校勘記

李瞻條 兩京亂殘本首時輩吟賞降仰殘本吟奇意精識者殘本首

陸龜蒙條 入猗玗沮沮當依國史補作山始稱猗玗子國

元結條 補殘本說郭徒二字因史補

關東條 大歷中關東饑疫人多死國史補脫中饑鄭損國

竟陵條 史補郭損

柳婕妤條 韓愈好奇此條當從肅宗每見王本與因語錄生延王殘本

和政條 改詞語錄和 爲善優上二字當從

劉元佐條 必語元佐相四下殘本新費爲

穆宗大漸內臣議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向者武后妖竊

唐語林校勘記

感高宗擅親庶政及中宗踐位蒙掩聖德遂行遷逮幾於革

命賴宗社威祐神器再復每聞其說未嘗不疾首痛心奈何

今日吾兒厭世卿等驟興此議我家九個與武氏同流先祖

汾陽王有社稷大勳我外氏門閥赫奕我禮嬪帝室非復

嫡嬪之比豈可汚形管繼悖逆者耶今皇太子聰睿卿等各

宜慎擇者舊親侍左右遠屏邪伎勿令近密宰相任重德名

賢內官勿干時政吾所願也遂取制裂之時太后兄釗任太

常卿聞其議密進疏於太后曰果狗此請當率子弟納官爵

歸田園太后覽疏泣曰我祖盡忠於國餘慶鍾於我兒此以

劉郎音聲東觀漢記人土喜安平不妬顧左右曰與作主人不令與宮娃同處

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殺田舍漢文德皇后謂帝曰誰觸性陛下帝曰豈過大唐新語魏徵每廷辱我新語下有常不自得后退而具朝服立于廷帝驚曰皇后何為若是后曰妾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致魏徵得直言妾備數後宮安敢不賀

高宗乳母盧氏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以謀逆誅故虜沒入官帝既即位封燕國夫人品第一盧既藉恩寵屢訴及杜才幹氏臨亡復請與才幹合葬帝以獲罪先朝亦不許之

隴西李知璋妻榮陽鄭氏雅不見重知璋為江夏尉因醉杖殺入母其子入復讎知璋與鄭以牀拒門警者推窓而入鄭急以身蔽知璋舉手承刃右臂既落復伸左臂讎復斷之猶以身代夫死方懷妊讎者以刀鑲其腹胎出於外而墮乃害知璋及其二子州司以問坐死數十人

唐語林校勘記

姜

太宗造玉華宮於宜春當依新帝作君縣徐充容諫曰妾聞為政之本貴在無為切見土木之功不可兼遂北闕初建南宮當依營翠微會未逾時玉華創制雖復因山藉水非架築之勞損之又損頗有無功之費終以茅茨示約猶興求石之疲假使和願取人豈無煩擾之弊是以卑宮菲食聖主之所安金屋瑤臺驕主之作麗故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願陛下使之以時則力不竭不用而息之則人胥悅矣充

殺入母其子入復讎知璋與鄭以牀拒門警者推窓而入鄭急以身蔽知璋舉手承刃右臂既落復伸左臂讎復斷之猶以身代夫死方懷妊讎者以刀鑲其腹胎出於外而墮乃害知璋及其二子州司以問坐死數十人

谷名惠孝德之女堅之姑也文彩綺麗有若天生太宗崩哀慕而卒時人傷異之

蜀之士子莫不沽酒慕相如滌器之風陳會郎中家以當廬為業為不掃官街吏歐之其母甚賢勉以修進不達不要歸鄉以成名為期每歲舉當依新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齋至北夢瑣中都助業後業成八韻上九字瑣言但作唯蝦賦大行元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施闔其戶家人猶拒之遂巡賀登第實聖善獎諭之力也後為白中令婿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此後尚有說

買妾條 唐貞觀元年國史補作唐貞元中此疑誤袁利貞條 從東西而入新語西若于三殿別所新語若所獻直言新語所投匭條 詔于謗木肺石函旁函字衍封氏大赦條 金雞為首此有脫文問見記佩之利官下二字問利疑 武成帝即位宋孝王不職其義問于光祿大夫司馬鷹之曰救建金雞其義何也答曰按海中星占天雞是也必當有故由是王以雞為候凡五十七字唐語林不應刪去疑傳寫快脫致與下則天封嵩岳記作登字誤蘇安恒條 長安二年長安新語衛道彌條 此條首六十三字殘刻木在文學使閣別之使下有由是反歎服其能劉公嘉話脫條首至歎服六十

卷五 唐語林校勘記 姜

蜀之士子莫不沽酒慕相如滌器之風陳會郎中家以當廬為業為不掃官街吏歐之其母甚賢勉以修進不達不要歸鄉以成名為期每歲舉當依新糧紙筆衣服僕馬皆自成都齋至北夢瑣中都助業後業成八韻上九字瑣言但作唯蝦賦大行元和元年及第李相固言覽報狀處分廂界收下酒施闔其戶家人猶拒之遂巡賀登第實聖善獎諭之力也後為白中令婿西川副使連典彭漢兩郡而終此後尚有說

中高之子也九日出無謂人曰十
字條錯簡蓋今本嘉話脫誤至此
王上客條 後除水部員外 有意嫌工部
者戲云 此條應 另提行

劉希夷條 知其未示人 此今嘉話脫
章鉞條 相對衙前捺且立 此今嘉話脫
魏知古條 五十段 此今嘉話脫

五運條 或謂之柘木 此今嘉話脫
楊國忠條 知吏部銓事 此今嘉話脫
神仙條 其所為變怪不測 此今嘉話脫

顧侍者曰 舊聞作融然如作復寢 此今嘉話脫
羅公遠條 元宗樂隱形之術 此今嘉話脫
傳首六字 百萬錫資或臨之以死 此今嘉話脫

大旱條 首瞰水上 此今嘉話脫
白鸚鵡條 以金籠飾之 此今嘉話脫
黃繡綽條 是物兒得人憐 此今嘉話脫

登鞠條 鞠陳力之事 此今嘉話脫
俗聲訛謂鞠為毬 此今嘉話脫
毬之戲 此今嘉話脫

唐語林校勘記

壬

拔河條 謂之牽鉤 此今嘉話脫
繩技條 有著履而行 此今嘉話脫
還往會 無送跌 此今嘉話脫

曹參軍 此今嘉話脫
宋開府條 原注丐亂 此今嘉話脫
李龜年條 能歌詞尤妙製渭州 此今嘉話脫

杖杖鼓棹後留傳至建中三年 此今嘉話脫
安樂山 此今嘉話脫

雷萬春條 謀問之知是萬春 此今嘉話脫
矣 此今嘉話脫
唯陽條 以紙布蒸而食之 此今嘉話脫

一千二百餘陣 此今嘉話脫
報天子 此今嘉話脫
公除條 吾畏此官屢被人呼不解 此今嘉話脫

驢山條 中有雙白石 此今嘉話脫
蕭功曹條 可謂疲于道路矣 此今嘉話脫

唐語林校勘記

壬

宋昌藻條 常接遇開見記 被額開見記 查名詆訶為額開見記

杜相條 乃名子為鵬舉嘉話無子 郭汾陽條 然而有陶侃之僻動無廢物資暇集碎作性 收書皮之右資暇集碎作性 散與主守吏資暇集碎作性 折刃也資暇集碎作性 有尼者尼作巫 多值方宴罷在姬所因語錄方

張曇條 有尼者尼作巫 多值方宴罷在姬所因語錄方 李太尉條 急總諸道兵馬討之開見記 李紆條 與同列因語錄

元載條 謂主者嘉話作 永泰條 按高氏緯略此五字誤衍當依 孫登隱蘇門山所

作也 仙人劉根所作也 阮籍所作也以上三句開十 五曰深遠極大非常聲也畢盡五音之極而大道備矣開

能作鼓霹靂之引見記 若太上老君若則見記 開元條 故天下故元實末 分案國史補 左右銜補作街 有因時而置者則大禮禮儀禮會刪定三司此十七字

緡州縣國史補 白虹條封氏開見記卷七日有北 卷六

李丞相條 以天降之寶嘉話 關播條 以諸司甲庫皆是胥吏所掌為弊頗久因措議用

士人知之謂之掌庫傳載但作以諸司胥吏為 曹王條 不過二百五緡三五百緡張敦素此條應 宋沈條 是近制近作古初僧難首二字當依 張茂宗條 尚義章公主贈鄭國公主此下有脫文傳載首

寶文場條 護中尉護下當依傳載 某月傳載 韓皇條 則詞頭送以次舍人脫會字 勳臣條 馬司徒此條應 李令此條應 張李國史補作 韓晉公條 使步以進此條應 張鳳翔此條應 而益

從判官田承寶得出國史補作 鑑家知之國史 劉闢條 輒闢而吞之此文誤國史補作 故後自惑國史補

王仲舒條 立可得也國史補作 鄭咿條 襄傷命酒酣飲盡興國史補作 郎中條 吏部郎中二國史補作 吏部為南省舍人國史補

寶庭芝條 信使旁午於道此下原注 寶和條 他日莫忘閭情此情

唐語林校勘記

辛

辛

辛

辛

辛

盧華州條 見王元事訖嘉話 五舅意如何嘉話 其說

緋紫短小嘉話

劉禹錫條 旦夕有騰超之勢出聞鼓吹 員外心不愜鼓吹

必乃本曹郎中也鼓吹

章崖州條 一見州郡圖一見當依 有二寵奴因語錄 有操

琴譜有作自 在潤州因語錄 高陸令因語錄 在官所俸祿

崔相條 遇乾之大裔今易林作坤之大曲束法書 國史補

裴坦條 此乃首台謬選東觀奏記 立命肩輿便出奏記

唐語林校勘記

安邑條 並卻其禮無此四字 李公果憾之友議作趙郡果

郎吏條 或怕妄與下當依傳

山甫條 首當依國史戴補佐字

王庭秦條 龍虎交王應在今秋北夢瑣言作龍虎

田令條 後知力不可執國史補 氣交王在今秋

王沐條 三十日杜陽雜編作 而漚見其潦倒杜陽雜編年

疑誤

李司徒條 又因與堂弟居守相石投盤飲酒居守誤收假

子嘉話 但作又因堂弟糾者罰之嘉話 此下有丞相汝向忙

開時嘉話 疑誤 而登庸也今嘉話北此下百

徐晦條 其安穩耶傳其

杜棕條 任四川節度使當依東觀奏 為生之費記作死

龍復本條 宋邗制談錄 復本聽蕭笏久劇談錄

沙門條 能改塔因語錄 塔固當人功所建然當時匠者

卷七

武宗條 豈不自合有官因語錄

玉盃條 賜袁宏當從傳載

平泉條 昔日徵黃綺制談錄

銀佛條 為賊將截一耳向書故實

牡丹條 僧恩振制談錄 初日照輝朝露半晞劇談錄

唐語林校勘記

心疾條 此條殘本列卷三謂盛門裴晉公條後止

追錄條 邵召東觀奏記 無取領下小帛裏以賜諗今奏記

朋黨條 崔琪奏記

清夜條 求江淮海鹽院向書故實 及十家事起後落在

粉鋪家故實 作十二至令狐相家故實

令狐絢條 得安否莫觀奏記

崔相條 必不使知聞又曰因語錄 忽見一船槽編末二字

李尚書條 此條殘本列卷四疑當作簡

倒斥去衣金華子

温庭筠條 世以為笑東觀漢記
南卓條 生見李修古除目帥視書大笑玉泉子作生想李

白敏中條 討南山東觀漢記 擇廷臣充大吏上允之奏記
不阻二字 乃以左諫議大夫奏記左李旬奏記

萬壽公主條 待婚盧氏奏記 頃者公主下嫁賁臣選增
時鄭顯赴婚楚州奏記 宣宗時馮緘此條當

蔡大夫條 可以勸學乎雲漢友議
崔侍郎條 賜以酒食而付去北夢瑣言作而

李公福條 庭有槐四庫本庭字作守河中三字 直過常

唐語林校勘記

三

舍屋脊項言堂

吳居中條 有謀於術者欲敗其事東觀漢記作訪術者

胡某條 池州李常侍寬此條當提

蹴毬條 好蹴毬鬪鴨為樂北夢瑣言

卷八

密儀條 以農官李治刊誤作 周則以天地刊誤脫 亦曰衛

合僕射守門之夫刊誤作亦曰主射 門僕射在宮則曰宮

門僕射永巷僕射刊誤無首三字 則曰五字此有脫誤

朝廷條 抑揚功閔封氏開見記

府庭條 是軍中聽號令是字疑衍 字稱訛變開見記 漢書

地理志馮翊有衙縣春秋時彭衙之地此十七字

輿駕條 而不詳鹵簿之義開見記 天子出開見記 不取

行從之義開見記 三院條 雜端在南榻主簿在北榻二榻字因語 臺院長

錄原注各於食堂之南廊下因語錄 為戲詛之詞因語

皆入立于南廊因語錄 祇揖祇字因語錄 故恐煩卻因語

舊例條 節假直日封氏開見記 其人初蒙策拜開見記

唐語林校勘記

番

碑碣條 案儀禮開見記 豐碑桓楹開見記 石碑皆有圓

空此條見尚書 本墟墓間物本字 數十年前時脫時

近代條 此事亦絕少開見記 以八月端午開見記 奏準

使人修祭范陽開見記 刻木為尉遲鄂公與突厥

將之戲開見記 初于淇門開見記 絳州諸方

并管內縣塗陽城南設祭開見記 或弛懈開見記 顏延之開見

忌日條 忌日制忌開見記 或弛懈開見記 顏延之開見

顏之推本云
不効言笑
妨謔好迫有急卒
與顏氏家訓合

阮咸條
此條首當有
是卽是矣
實取集作此卽是
臣何敢

不同百獸舞
資暇集
可知前代
可謂明以手撫琵琶
資暇集

博戲條
問閣用之
四字國史補作及
于是强名爭勝
國史

明經條
命西朝堂斬決
西堂朝大改帖大經
開見記

進士以帖經爲大厄
厄見記
李巖作殿見記
然仍前後開一
行開見記
三道通見記
道通見記
爲方略商下做此
其後見

唐語林校勘記

制科條
七日中書舍人給事中不入八日中書侍郎中書

令不入
此二十二字
不要歷縮餘官也
字此疑誤
關檢

無籍者
關作開
昨見榜云
昨見記
或附中書考試
附作付

春官條
神龍元年
行另起
大凡不滿三萬
依國史補當

含元殿條
南山
刺談錄
皆序立
脫三字

兗州條
鄒縣嶧山
脫縣字
南而半腹
平復此以誤
其處

生桐相傳以爲禹貢嶧陽孤桐者也
桐傳以禹貢嶧陽孤
桐者也
諸山皆發地土多
開見記
卷七日有
相里湯

冢
謂家
自淮迄于河上城而實中謂之稅
開見記

造物條
凡造物由水由土
國史補作凡宜紙
國史補宜

蜀土條
蜀土舊無免鴿隋開皇中苟秀鎮益州
開見記

畫
一字無星字
開見記
開封縣東
開見記

東南條
南康贛石
國史補南康下有之
八十餘幅
國史補

道輻輳
國史補商有以欺詐入牢獄者
國史補

唐語林校勘記

輕紗條
林邑獻火珠
此條當提

風爐子條
形象烽火
行另起

茶拓子條
原注猶繪爲楪
形
資暇集作油繪焉

破袋條
舊以紐革爲腰囊
資暇集作
乃以破袋易之
資暇集

相思子條
豆有紅而圓長
資暇集紅圓非也
乃甘草子也

草而已
資暇集但誤
又言甘草
所此疑誤
土人但呼爲甘

唐世條
謹起居某官
祿候二字
乃賈誼之事也
且非以長纓繫之也

畢羅條

舊未有刀扣之時扣字誤資暇集作机下同

肆有條

以騫鮮物者此有誤資暇集作騫其物以貨者

襄州條

漢高祖廟傳載此誤今為高祖誤此有脫字傳載

也誤

每歲條

南山有泉流出山洞常帶樹葉國史補作南中有山洞一泉在往有

軍中條

審度端直鞭馬而過因話錄作審度馬調道端下鞭而進疑有脫誤

三四匹帛而已

因話錄

飲坐條

飲坐作令資暇集二字例推其由四庫本無此三字與資暇集合

詠諧條

李紆國史補

唐語林校勘記

三

唐語林校勘記終

撫言

唐 王保定撰

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一舉。于有司者。統集于進士矣。由是趙保等刪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

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繼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由此而出者。終身為文人。其都命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後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群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選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燕於曲江。謂之曲江會。燕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解。謂之打既。縣邑名進。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往。謂之夏課。扶藪入試。謂之書策。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正觀。縉紳難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咸亨常八九百人。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時

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蘇軾易卦。舉行次。漫關秋。露月餘。滯於途。放俄。開闔。含有一士。吁嗟。數又。執易。謂問之曰。前亮山。今禁。樂制。科。至此。馬。覽。靈。莫能。自。進。執易。造。馬。速。報。所。求。則。對。靈。濟之。執易。其。年。花。擊。澤。由。是。登。科。

隋制。而。監。龍。朔。中。置。東。監。開元以前。進士。不由。兩。監。者。為。取。

俊秀等科。初以考功主之。開元中。員外。李。昂。性。剛。急。集。貢。士。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考校。校。檢。存。乎。至。公。如有。請。託。當。者。然。之。此。而。昂。外。舅。與。李。權。相。善。舉。於。昂。昂。怒。召。權。庭。數。之。又。斥。權。章。句。之。痕。以。辱。之。權。拱。而。前。曰。鄙。文。不。祇。此。聞。命。矣。執。事。當。有。詩。云。耳。臨。清。澗。洗。心。向。白。雲。閑。唐。免。老。厭。倦。天。下。將。權。於。許。由。由。惡。聞。其。言。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擇遜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惶。駭。駭。於。執。事。謂。權。風。狂。不。可。送下吏。後有詩。嗚。無。不。從。者。朝。是。以。官。官。權。自。是。改。用。禮。部。律。此。

高銜第一。腰。雙。魚。以。仇。士。良。關。節。狀。頭。銜。銜。庭。庭。之。思。迴。迴。顧。虛。虛。曰。明年。打。春。取。狀。頭。第。二。年。銜。知。舉。該。門。下。不。得。受。書。題。恩。謙。自。懷。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以。紫。衣。趨。至。階。下。白。銜。曰。軍。容。有。狀。處。聚。思。謙。秀。才。銜。不。得。已。遂。接。之。書。中。與。思。謙。火。

魏科。銜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請恩謙曰。卑吏而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銜。俯。首。良。久。曰。然。則。卷。要。買。裴。學。士。恩。謙。曰。卑。吏。使。是。恩。謙。人。物。堂。堂。銜。比。之。改。容。遂。從。之。

神州解送。自天寶開元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右實相副者。以滋教化之源。小宗伯選之。或慮中第。不然。十得七八。苟異於是。則往牒。實。請。放。落。之。故。有。神。州。第。第。錄。以。記。得。人。之。感。

白樂天守杭州。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祜。徐。凝。俱。至。祜。曰。僕。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祜。曰。甘。露。寺。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衆。金。山。寺。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僧。放。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祜。愕。然。疑。果。也。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奉。送。啟。謝。曰。巨。壑。鼎。風。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排。推。深。慚。名。第。奉。沈。馬。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壑。戴。之。豈。非。首。冠。眼。

盧肇進士。自號白衣卿相。

進士榜出。謝後。便。往。期。集。院。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為。錄。事。其。餘。主。宴。主。酒。

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主飲。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也。小。科。頭。一。人。第二。部。也。常。宴。即。小。科。頭。主。之。大。宴。大。科。頭。主。之。縱。無。宴。席。科。頭。日。給。茶。錢。由。江。大。會。先。牒。教。坊。請。奏。上。御。雲。雲。樓。蓮。華。觀。馬。公。卿。家。率。以。是。日。擇。坊。車。馬。填。塞。

放榜後。狀元以下。到。主。司。宅。門。下。馬。級。行。而。立。飲。名。紙。通。呈。與。主。司。對。拜。主。司。云。請。狀。元。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

燕名有九。一曰大相識。主司有具慶者。二曰次相識。主司有偏侍者。三曰小相識。主司有兄弟者。四曰聞喜勅。下宴。五曰櫻桃。六曰月橙。七曰牡丹。八曰着佛牙。九曰聞宴。最大即離筵也。

蕭穎士。恃才傲物。嘗。攜。酒。郊。野。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避。雨。穎。士。頗。肆。凌。侮。遠。巡。雨。霽。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呵。殿。而。去。曰。史。部。王。尚。書。也。穎。士。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責。曰。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早。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止。於。一。第。乎。穎。士。果。終。于。揚。州。功。曹。

崔沆。為。主。判。錄。事。同。年。盧。象。昇。近。關。宴。請。假。往。洛。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彫。幃。

崔沆。為。主。判。錄。事。同。年。盧。象。昇。近。關。宴。請。假。往。洛。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彫。幃。

崔沆。為。主。判。錄。事。同。年。盧。象。昇。近。關。宴。請。假。往。洛。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彫。幃。

崔沆。為。主。判。錄。事。同。年。盧。象。昇。近。關。宴。請。假。往。洛。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彫。幃。

崔沆。為。主。判。錄。事。同。年。盧。象。昇。近。關。宴。請。假。往。洛。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彫。幃。

崔沆。為。主。判。錄。事。同。年。盧。象。昇。近。關。宴。請。假。往。洛。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彫。幃。

崔沆。為。主。判。錄。事。同。年。盧。象。昇。近。關。宴。請。假。往。洛。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彫。幃。

崔沆。為。主。判。錄。事。同。年。盧。象。昇。近。關。宴。請。假。往。洛。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彫。幃。

崔沆。為。主。判。錄。事。同。年。盧。象。昇。近。關。宴。請。假。往。洛。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彫。幃。

崔沆。為。主。判。錄。事。同。年。盧。象。昇。近。關。宴。請。假。往。洛。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彫。幃。

崔沆。為。主。判。錄。事。同。年。盧。象。昇。近。關。宴。請。假。往。洛。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彫。幃。

崔沆。為。主。判。錄。事。同。年。盧。象。昇。近。關。宴。請。假。往。洛。及。同。年。宴。於。曲。江。亭。子。象。以。彫。幃。

歲後微服彈指縱觀於側遠為園司所發沉判曰深掩席榻密映鐘車陌尋春使
隔同年之面有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曲江亭子安史未亂前諸司皆有列於岸游幸蜀之後皆燼於兵火惟尚書省亭子
存焉進士聞謠嘗寄其間既撤鎮則移樂泛舟都為恒例宴前數日行市新闢於江
預其日公卿家傾城縱觀于此有若東榻之選者十八九細車珠幕飾比而至或曰
乾符中薛能為大京兆尹楊知至將攜家遊致書於能假船子已為新人所假能答
書曰已為四十子之鳩居知至得書怒曰昨日即吏敢此無禮能自吏部郎中拜京
兆少尹權知大尹閣成五年幸景讓中牒於時上在諒閣乃故新人遊宴率常雅飲
詩人趙嘏以詩寄之曰天上高高月桂叢分明三十一枝風滿懷春色向人動遮路
亂花迎馬紅鸛取迴飄雲雨外蘭亭不在管絃中居然自是前賢事何必青樓倚翠
空寶歷中楊相嗣復率生徒其慶下續放兩榜時先僕射楊於陵自東洛入親嗣復
迎於潼關既回大宴新昌里第諸生翼坐兩序元白俱在皆賦詩於席上惟利部侍
郎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嘆服汝士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其詩曰隔座應須
賜御厨畫將仙輸入高冥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使陳賀宴一

朝良吏畫傳馨當時疎傳雖云云詎有茲筵醉醉睡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鎮開賀宜宴日張之於側進士
胡錡賀啟曰桂枝折處着萊子之彩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又曰一千里外觀
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溫及第開宴汝士命營妓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
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高歌紅一匹兩頭娘子拜夫人

羅珍貞充中及第泛宴曲江泛舟汾以溺死後有關試前卒者謂之報羅
斐思諫狀元狀第後作紅綾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留宿詎旦賦詩曰銀缸斜背解
鳴鐘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處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合敬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聞行楚閣相前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
醒時時間喚狀頭聲楚娘問娘奴之尤者

盧肇宜春人與同郡黃頗赴舉頗富資嘗都收餼頗甚感肇策蹇而過明年肇狀元
及第頗刺史以下迎接因有就處肇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則不信

彭伉港貴俱袁州宜春人伉妻又港姨也伉舉進士及第港猶為縣吏妻族為置買

宦皆官人名士伉居席之右一盡傾酒至嗚飯於後聞甚無雜色其妻忿然責之
曰男子不能自勵客春如此復何為客港感其言孜孜學業未數載一舉登第伉常
倚之其時伉方跨驢縱遊郊郭忽有家僮馳報港郎及第伉失聲而墜故東人說曰
港貴及第彭伉落驢

薛逢晚年死於宦途常策蹇赴朝直新進士經行而由華覽道承令回避
逢道一介曰報道美乞相阿婆三五年少時也曾東逐西抹來
王勃字子安文中子之孫早負俊聲其父福時官洪都勃自汾省親舟次馬當阻風
躊躇不得進因泊廂下登岸縱觀忽見一叟坐石磯上眉皓白頰頰異常遙謂勃曰
少年子何來明日重九滕王閣有高會若往會之作為文詞足垂不朽矣勃笑曰此
距洪都為程六七百里豈一夕所能屆耶叟曰茲乃中元水府是吾所司子若決行
吾當助汝勃方拱謝忽失叟所在依其言發舟清風送帆條抵南昌次旦入謁果不
爽期時都督閻公有塔吳子章與筵公令宿構序文欲以詩客及宴先授簡四座四
座咸辨次第至勃受命不讓時勃年十四坐於席末閻公意不平乃命吏候於勃傍
俟下筆即報勃說起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笑曰老先生常談耳次云星分翼軫地

接銜盛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公即不語俄而數
吏各至報公即領頭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覺曩然曰真天
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于章聞之慚而退公私宴勃既行贈以五百緡迨船至馬
當見前叟依然坐石磯上初趨進拜謝仰而陳詞曰某昨蒙冥祐謹已啣德矣不識
此生休咎可得聞乎叟曰少年子無以進取為也子神骨清氣清體肅目精不全
腦骨筋陷但恐秀而不實終無遐遠耳此自天定子將奈何雖然吾少有煩於子昔
吾與長蘆神戲久代博僖子今過其祠下可焚陰錢十萬為吾償之言已冉冉沒於
水際勃後經長蘆偶忘前約忽有群鴉飛集牆上舟不得動勃悟焚錢遂獲利濟勃
後竟罹大折一如老叟之言

咸通中新進士集月燈閣為燈頭會四面看棚梯比同年輝覽鄭希四年七十餘榜
末及第時同年將欲即席布回堅請更一巡歷或語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神龍以來志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
朱書之及第後知制誥或過未及第時題名則為添前進士字或詩曰曾題名處添前
字送出城時乞舊詩

字送出城時乞舊詩

字送出城時乞舊詩

字送出城時乞舊詩

字送出城時乞舊詩

字送出城時乞舊詩

字送出城時乞舊詩

字送出城時乞舊詩

泊台符六歲能屬文聰悟無比十餘歲博覽群籍著其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依詩亦幼擅詞賦年十八及第同年進士又同佐鄭黃少師宣州恭二人嘗別題於西寺東觀或竊注之曰一雙前進士兩個阿孩兒台符十七不稱詩位至禮部侍郎

李場題名於福恩縣樓堂號戲題曰渭水秦川拂眼明若仁何事實詩情多應學得虛城塔書字鏡龍記姓名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川記方流詩揭揭李逢吉初不以為意及覽賦頭曰噫！自人上達由君成德以慎立性由習分逢吉大喜之

斐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殊未見貴處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致一緹縵於僧伽蘭楯上祝祝良久擲焚臍拜而去少頃度見縵縵在舊處知其遺忘也又料進付不及遂收取以待至暮婦人竟不至詰旦復攜之往寺門始聞見向者婦人疾趨而至撫膺悅嘆度從而問之婦人曰阿父無罪被擊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二以賂津要不幸遺失吾父之禱無所逃矣度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答而去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

劉虛白與太平裝垣早同研席及垣主文與白猶是舉子試禱文日廉前獻詩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火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衣待至公

方千師徐凝千嘗刺疑曰祀得新詩草裡論及語曰村裡老李頻師方千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千詩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濯漚

李翱云韓退之之文古之文也其人古之人也宜春黃頗師愈亦振名頗都盧聲為碑版則睡之而去愈與人交有死即恤其孤為畢婚嫁孟郊張籍之類是也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所素謁之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即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為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俟其他道訪之大書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說翌日道開以下咸往投刺因此名振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水蘭院隨僧齋會僧厭之乃齋罷而後擊鐘播至已飯矣後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已字碧紗幕其上補作詩曰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閣餐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鄭朗相公遇一僧曰郎君位極人臣然無及第之分及第即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賓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者喜眾此僧獨質曰富貴在程竟如所卜

徐尚相公於中條山寺讀書隨僧洗鉢

仙袍似爛銀文似錦相將白日上青天

李德裕頗為寒畯聞跡及南邊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詩云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因目取為趙倚樓復贈詩曰今代風騷勝誰登李杜壇瀟灑鯨海動輪葩葩天寒

李太白謁賀知章知章曰公非人世之人不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孫僊嘗華積木數百偃蹇履往復請李處之圖之李曰賀郎君喜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眾材之上也果如其言

畢誠相公及第年夜聽響卜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群犬爭趨又一人曰後來者必銜得

鄭黃侍郎主文誤為顏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意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為狀元及謝恩日從容問及廟院標曰寒畯未嘗有也始知誤取或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

錯認顏標作魯公

李廷璧就試夜於鋪內偶獲半臂延璧起取衣之同鋪曰此得非神校遠巡有人擒捉大呼曰捉得偷衣賊也

裴筠始蕭楚公女問名未幾便推進士第羅隱一以絕刺之詩曰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襪子上着蓑衣

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至有一諫三十年之說讀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賈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度下視服鄭

依俚落第登科記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

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銀屏書不問詩卷却批書袋裡
譬如閑看華山衆

劉生魯風投謁所知為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次萬里謁文翁無錢乞
與韓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

長沙日試萬言王璘詞學富麗非積學所致崔學事履閱特表薦之於餅先是試之
於使院璘請書吏十人皆給几硯璘衫袖捫腹往來口授十更筆不停綴首題黃河

賦三千字數刺而成又鳥散餘花落詩三十首拔毫而試時忽風雨暴至數幅為迫
飛所卷泥滓濺流不勝舒卷璘曰勿取但將紙來復縱筆一揮斯須復十餘篇矣時

未停午已積七千餘言崔公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但請召來飲酒黃河賦復有
僻字百餘請璘對眾朗宣旁若無人至京時路巖方當軸遣一介召之璘意在沾激

曰請俟見帝後慶閣之大怒至命奏廢萬言科璘杖策而歸故曠於杯酒間雖屠沽
無間然矣

姚巖傑梁公元宗之裔孫也袁州聽信絕倫弱冠博通墳典兼班固司馬遷為文時
稱大儒常以詩酒放逸江左尤肆凌忽前道帝若無人唐乾符中顏標典部陽郡頭

塘公守初攝請巖傑紀其事文成燦然千餘言標欲刊去一兩字巖傑大怒標不能
奪時已勒石遂命覆碑於地履去其文巖傑以一篇紀之曰為報稱公識我麼我心

惟祇與天和眼前俗物關情少醉後青山入夢多四子莫嫌彈劍恨寧生休唱飯牛
歌聖朝若為蒼生計也合公車到薛巖虛聲收秋州巖傑在婺源先以著述寄聲

知其使酒以手書覆美贖以東帛解云兵火之後郡中凋弊無以迎達大賢巖傑復
以長腹激之聲不得已迺至郡齊待如公御禮既而日肆傲視輕於聲聲常以為篇

詠誇於巖傑曰明月照巴天巖傑大笑曰明月照一天奈何獨言已天耶聲漸不得
意無何會於江亭時劇布逸在席虛請目前取一事為酒令尾有樂器之名聲令曰

遠望漁舟不潤人八巖傑遂飲酒一器凭欄嘔噦須臾即席還令曰凭欄一吐已覺
空喉其侮慢倨傲如此

中書令白敏中鎮荆南杜蘆康開長沙請從軍虛發致聘馮發酒酣傲脫公少不懼
因改著詞令曰十姓胡中第六胡也曾金闕掌洪爐少年從事誇門第莫向尊前氣

色輕發答曰十姓胡中第六胡文章官樣應虛虛暫來關外分憂寄不稱履足語氣

極公極飲而罷

崔溥王誠以至仁伐至不仁為賦題時黃巢方熾因為無名子胡曰主司何事薄吾
皇解把黃巢比武王

盧汪門族甲天下舉進士不第詩曰恨惘興亡繫約羅世人猶自選青娥越王解破
犬差國一箇西施已太多晚年失意作酒胡子歌曰胡貌類仁傾側不完緩急由人

不在酒胡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劉得仁者主之子出入眾場竟無所成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借酒白詩

曰忍苦為詩身到此水魂雪魄已難捋直教桂子落瓊上生得一枝宛始詩
蔣凝雁詞為賦止及四韻頃刻播傳或稱之曰白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貞元中白樂天應宏詞試湛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我知者斬白帝不知我者
謂我斬白蛇也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

越牧效李長吉為短歌可謂聲金結繡而無痕跡
崔櫓梅花詩曰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向晚來天又曰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

愁玉笛吹蓮花詩曰無人解把無塵袖感取殘香盡日憐

李溥有詩名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掃地樹留影拂牀琴有聲又落日長安遙
秋槐滿地花

任溥詩有露園沙鷗起人臥釣船流數舉不第李隨康察江西特放御後有論列者
臨判曰江西境內為詩得及溥者即放色役不止溥也

周絨為角觥賦云前銜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攬右擎盡是用奉之手
張喬試月中桂詩云與月長洪濛扶蘇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

足還隨缺處空影高斟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虛白兔宮何當因羽化細
得問神功

謝廷浩以詞賦著名號錦繡堆
李洵詩云藥杵聲中搗鏡鏡茶鑪影裏煮燈燈送人歸日本詩云島嶼分諸國星河

共一天
吳子華詩云腹腹魚遺子睛遊虎引餘

進士褚載投贊於蘇威侍郎不數字犯諱載啟謝書曰曹興之圖書難精終漸誤筆
服治之於持太過翻達空函

落拓者因密令親知中意得敏中與楚絕所親復約敏中忻然皆如所教既而楚造門左右給以敏中他適甚遲留不言而去俄頃敏中躍出連呼左右楚於是志以實告乃曰一第何門不致奈何輕負至交相與盡醉負陽而寢所親見之大怒而去告於起且云不可必矣起曰我比祇得白敏中今當兩取買拔恭矣

貞元中李元賓韓愈李絳輩同年進士先是四君子之定交久矣共遊梁補闕蕭之門居二歲蕭木之而四賢造前多矣靡不備行蕭奇之一旦延接觀等俱以文學為稱復獎以交遊之道然蕭有人倫之鑒觀等既去復止絳群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子位極人臣勉旃勉旃後二賢果如所言

王勳絳州人關元中在中書舍人先是五王出閣同日受冊有司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缺禮劇召小吏五人各執管口投分寫一時俱畢

關元中李翰林白應詔草白蓮花開序及宮詞十首時方大醉中責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筆一揮文不加點

方子瘦而唇缺性好侮人嘗與龍邱李主簿同酌李自有驕子改令譏曰措大喫酒點鹽軍將喫酒點醬只見門外看雞未見眼中安障李荅曰措大喫酒點鹽下人喫

酒點鮮只見手臂着欄木見口唇開樽

裴令公居東洛夜宴聯句元白有得色次至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曰樂天能全其名

高祖呼裴寂為裴三明皇呼宋濟為宋五德宗呼陸贄為陸九

童渙孫宏同在翰林懿宗賜銀餅餽食之甚美首乳酪膏腴所製

趙嘏詩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果止於渭南尉

舊語一曰聞多見少跡靜心動卷頭有眼肚裡沒喫二曰貌謹氣和見面少聞名多切忌六事一就門生同年求及第二求僧道處三對人前說中表在重位四誇作客

五受享後進酒食六沒用處

高汝久舉不第或諷之曰一百二十箇蟻堆一箇屎塊不上

王冷然上時宰書曰公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見之乎今貴稱富朝文稱命代見天下有文章未富貴者宜何如哉

溫憲天啟中及第為山南從事李巨川表述其淹屈曰蛾眉先妬明妃為去國之人獲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胡鉉與裴度會他令者擊以鐵鑊鑄燈臺也

顧雲大順中同羊昭業等修史時劉子長僕射有清名雲求高道休談議書為先容其欲得閣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云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地燒殘龍尾道

裴宗雖薄德不任彼前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太恣恣雲嘆息而已

李相請春秋誤以叔孫婁略呼為勒塔有小吏曰某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姑為姑方悟之卑公曰不然因檢釋文果勒略公大慚號小吏一字師

鍾福建山齋手植一松宋史曰松圍三尺子當及第後三十年策名松園果然

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因詣其門賀總角荷衣而出此二公令面賦一篇目為高軒遇

陸龜蒙卒顏亮誌其墓吳子華為祭文曰觸不碎潭下凡拭不滅玉上塵

顧崇為文慕燕許刀筆

太和二年裴休等二十三人登詞科時劉蕡對策萬餘言深究治亂之本又多引春秋大義雖公孫宏董仲舒不能肩也自休以下靡不欽服然以指斥貴倖不顧忌諱

有司知而不恥時登科人李邵詣闕進疏請以己之所得易貴之所失疏奏留中首

期月之間屈聲播於天下

進士梅勳黃紙四張以淡墨畫書禮部貢院四字

劉光遠作詩尤能埋沒意緒

蜀路有飛泉亭詩板百餘餘能過之盡打去唯留李端坐山高一篇

庾承宣王文六七年方賜金紫門生李石已恩賜紫石以紫袍金魚獻座主何涓為瀟湘賊天下傳之同時潘緯以古鏡詩著名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

唐時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劉鄩第二子曹及第時狀頭以下方議號率曹潛遣人預購數十樹獨置時宴大會公卿時京園櫻桃初出雖貴遠未適口而草山積鋪席復和以糖酪者人享樂畫一小卷亦不至數升以至來御華靡不富足唐進士杏花園初會謂之探花宴擇少俊二人為探花使偏遊名園若他人先折得花二人皆受罰

安定郡王立春日作五羊聯

晉國公裴度討淮西題名於華嚴廟之闕門後司空圖題詩紀之曰微前大隊赴淮西從此中原見戰聲石闕莫教苔藓上分明認取裴公題

李程貞元中試日五色賦先榜落矣初出試楊於陵省宿歸館遇程於省門詢之所欲程探靴靴中得賦示之其破題曰德動天鑿祥開日華於陵覽之謂程曰今須作狀元翌日雜文無名於陵深不平乃於故册子末縫密而斥其名氏携之以詣主文從容給之曰侍郎今者新賦試奈何用舊題主文辭以非也於陵曰不止題目向有人賦此韻脚亦同主文大驚於陵乃出程賦示之主文歎賞不已於陵曰當今場中若有此賦侍郎何以待之主文曰無則已有即非狀元不可也於陵曰苟如此

侍郎已遺賢如此乃李程所作亟命取程所納而對不差一字主文因而致謝謀之於陵於是程為狀元前榜不復收矣或云出程後出鎮大梁聞浩虛舟應宏詞復賦此題頗慮浩愈於已專馳一介取原本既至將啟緘尚有憂色及觀浩破題曰麗日焜煌中含瑞光程喜曰李程在裏

牛僧孺始舉進士致琴書於滿漣聞先以所業謁韓愈皇甫湜時首造愈值愈他適留卷而已無何愈訪湜而僧孺亦及門二賢覽刺忻然同契廷接詢及所止對曰某方以薄伎小醜呈於宗匠進退唯命一疊猶置於園門之外二公披卷首有說樂一章未閱其詞遂曰斯高文且以拍板為何等對曰謂之樂句二公相顧大笑曰斯高文必矣僧孺固謀所居二公沉然良久乃曰可於客戶稅一願僧孺如所教造門致謝二公又誨之曰某日可邀青龍寺薄暮而歸二公聯鑣至倣因大署其門曰韓愈皇甫湜同訪幾官不遇翌日肇觀名士咸觀焉奇章之名由是赫然矣僧孺既及第過堂宰相謂曰掃廳奉候僧孺獨出曰不敢眾贊其之

費冠卿元和二年及第以祿不及親水懷固極之念遂隱於池陽九華山長慶中殿中侍御史李行休舉冠卿孝節徵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與計偕以文中

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水懷遂乃屏身邱園絕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雙清風自遠夫旌孝行舉遠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陳高獎以敬薄夫擢來近侍之榮戴符移忠之效可右拾遺冠卿竟不應徵命

張祐元和長慶中深為令楚孤所知楚鎮太平日自華表表令以新舊格詩三百篇隨表進獻辭略曰凡制五言合苞六義近多放誕靡有宗師前件人久在江湖早攻篇什研幾甚苦搜輯頗深流輩所推風格罕及謹令錄新舊格詩三百首自光順門進獻望請宣付中書祐至京師方屬元稹在內廷上因召問祐之詞藻高下積對曰張祐雖品小巧壯夫耻不為表或獎激之恩覺陛下風範上領之由是失意而歸祐以詩自憐曰智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不更疑

崔郎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冠蓋之盛罕有加也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天子選才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數十輩揚眉批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若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恐未暇披覽於是指券朗宣一遍郎大奇之武陵請曰侍郎與狀頭郎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則第三人郎曰亦有人武陵曰未得已郎第五人郎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却請此賦郎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諸公曰適吳太學以第五人見魁或曰為誰曰杜牧衆有以牧不拘細行問之者郎曰已許吳君牧雖屠狗不能易也崔郎東都放榜西都過堂杜某微詩曰東都放榜未花開三十三人走馬迴秦地少年多驪酒即將春色入關來

咸通十二年禮部侍郎高湜知舉榜內孤貧者公衆億有賦二百首人多書於壁許崇有洞庭詩尤工時人詩之許洞庭最者有轟轟中少貧苦積於古體有公子家詩云種花滿西園花發青樓遍花下一木生去之為惡草又詠田家詩云父耕原上田子所山下荒六月未秀官家已修倉又云鋤田當日午汗滴禾下土誰念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又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得眼前瘡別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為光明燭不照綺羅筵只照逃亡屋所謂言近意遠合三百篇之旨也

張曙崔昭緯中和初西川同舉相與詣日者問命時曙自恃才名籍甚人皆目為將來狀元崔亦分居其下無何日者殊不顧曙第日崔曰將來萬金第曙有愠色日者曰郎君亦及第然須待崔家郎君拜相當此時過堂既而曙果以慘怛不終場昭

縛其年首冠膝以為什刺之曰千里江西隱驥尾五更風小失龍驤昨夜浣光漢上
而蘇楊芳草為何人崔甚不平會夜飲崔以巨觥飲張張推解再三崔曰但啖却待
我宰宰相與即君取狀頭張拂衣而去因之大不叶後七年崔自內廷大拜張復於
裴執下及第果於崔下過堂

羅虬詞藻富贍與宗人隱鄴齊名咸通乾符中時號三羅廣明庚子亂僕去從鄭州
李孝恭籍中有紅兒者善為音聲常為副戎屬會副戎聘隣道虬請紅兒歌而贈
之繪練孝恭以副車所贈不令受之虬志拂衣而起請且手刃紅兒既而思之乃作
絕句百篇號比紅兒詩大行於時

韓偓天復興入翰林其年冬車駕幸鳳翔偓有扈從之功返正初帝面許用偓為相
偓奏云陛下運契中興當須用重德鎮風俗臣座右右僕射趙崇可以副陛下是選
乞回臣之命授崇天下幸甚帝甚喜崇翌日制用崇警兵部侍郎王贊為相時梁太
祖在京素聞崇輕佻贊又有嫌讒乃馳入謁見於帝具言二公長短帝曰趙崇乃韓
偓存時偓在側梁王叱之偓奏臣不敢與大臣爭帝曰韓偓出奏請官入閣故偓詩
曰手風傭展八行書眼病休看九局棋窗裡日光飛野馬窗前笏管長蒲葦謀身拙

為安蛇足報國危曾持虎膽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擬甚齊寧
武公幹者常事劇希逸秀才十餘歲異常勤幹泊希逸權第幹辭以親在乞歸就養
希逸堅留不住既嘉其忠孝以詩送之略曰山險不曾難馬後酒醒長見在牀前同
人醉竭贈行皆有繼和

開明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而罕拘細行以文為貨識者鄙之無何執政問復有忌
奏庭筠攬擾場屋出隨州方城縣尉時中書舍人裴坦當制相視念久之時有老
吏在側因訊之升黜對曰舍人合為青頭何者入策進士與皇州長馬齊資坦釋然
故有澤畔長沙之比庭筠之任文士爭為詞送唯記唐天得其尤曰何事明時江玉
頻長安不見香園春風塵詔下誰當命鵬鷗才高却累身且欲綠醪積積恨莫辭黃
綬拂行塵方城若比長沙遠遊隔千山與萬津

隴西李舟與齊睦友善睦為將相舟為布衣舟致書於睦以文不以貴也時睦左遷
於蕪書曰三十三官足下近年以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
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古人處足下則慮慙慙之人以僕為論幾欲飲書遂巡至今
忽承足下出守愛國為蒼生之望不為不幸為足下之謀則名遂身退斯又為難僕

知時論以為賀但鄴陽雲雲道阻且長音塵絕望永望鴻禧僕所病沉痾方瘳子
弟力農與世疎矣足下亦馬能不疏僕耶足下素僕所知其於得喪固恬如也然朝
臣如足下者寡矣明主豈當不容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

許審久困名場咸通末馬戴佐大同軍幕審往謁之一見如舊留連數月但詩酒
而已未嘗問所欲忽一日大會賓友命使以崇家書授之審驚愕莫知其來啟緘乃
是戴潛遣一介恤其家矣

王源中文宗時為翰林承旨暇日與諸昆季蹴踘於大平里第毬毛擊起懷中源中
之額簿有所損俄有急召比到上訝之源中具以上聞上曰卿大雅賤命賜酒二盤
每盤貯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許宜令并碗賜之源中飲之無餘略無辭容
李敬者本貞侯之僕也攸久厄塞名場敬寒苦備歷或為其類所引曰當今北面
官人入則內貴出則使臣到所在打風打雨爾何不從之而孜孜事一箇窮措大有
何長進縱其不然堂頭官人此輩皆人豐衣足食所住無不尅敬雖然曰我使頭及
第還擬作西川留使眾皆非笑時敬於壁後聞其言凡十餘歲敬自中書出鎮成都
臨行有以郵吏托者一無所諾至鎮用敬知進奏而執掌樞矣向之笑者率多伏敬

初枚未遇俗俾風塵所跨蹇驢無故墜井及朝士之門或逆旅舍常多齟齬時人號
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將相

秦龜玉出入田令枚之門車駕幸蜀龜玉已拜水郎判驤及上歸公主文範玉准教
放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龜玉致書謝新人皆呼同年略曰二條燭下阻雖文開數似
掃邊幸同恩地

陳端叟父岐富詞學尤溺於內典長慶中常注維摩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
政謂坊內道場借進京頗相控之止按少列而已端叟形質短小長安球蓋尤富
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駢雜雖接對公相旁若無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約冠履
為道士諱名於是天觀咸通初降聖之辰三教論議黃衣履大帝小不憚宣下令後
輩新入內道場有能折衝洋屠者許以自薦端叟攝衣奉詔時釋門為主論曰誤引
涅槃經疏端叟皇應聲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犯大不
敬始其謂端叟不通佛書既而錯愕殆至顛墮自是連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
萬歲其日簾前賜紫衣一襲端叟由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潛聞帝聽云端
叟衣冠子弟不願在冠帔思理一邑以自效於是中旨授池州至德縣令端叟故事

初枚未遇俗俾風塵所跨蹇驢無故墜井及朝士之門或逆旅舍常多齟齬時人號
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將相

秦龜玉出入田令枚之門車駕幸蜀龜玉已拜水郎判驤及上歸公主文範玉准教
放第仍編入其年榜中龜玉致書謝新人皆呼同年略曰二條燭下阻雖文開數似
掃邊幸同恩地

陳端叟父岐富詞學尤溺於內典長慶中常注維摩經進上有中旨令與好官
政謂坊內道場借進京頗相控之止按少列而已端叟形質短小長安球蓋尤富
文學自負王佐之才大言駢雜雖接對公相旁若無人復自料非名教之器約冠履
為道士諱名於是天觀咸通初降聖之辰三教論議黃衣履大帝小不憚宣下令後
輩新入內道場有能折衝洋屠者許以自薦端叟攝衣奉詔時釋門為主論曰誤引
涅槃經疏端叟皇應聲叱之曰皇帝山呼大慶阿師口稱獻壽而經引涅槃犯大不
敬始其謂端叟不通佛書既而錯愕殆至顛墮自是連挫數輩聖顏大悅左右呼
萬歲其日簾前賜紫衣一襲端叟由是恣其輕侮高流宿德多患之潛聞帝聽云端
叟衣冠子弟不願在冠帔思理一邑以自效於是中旨授池州至德縣令端叟故事

初枚未遇俗俾風塵所跨蹇驢無故墜井及朝士之門或逆旅舍常多齟齬時人號
曰不利市秀才竟登將相

未終考秩拋官指闕上表通義劉陞引為羽冀非時召對數刻蠅皇所陳凡數十箴備究時病復曰臣請破邊城一家可以贖軍一二年上問邊城何人對曰宰相路巖親吏既而大為巖所志怒翌日敕以蠅皇誣罔上聽詎許大臣除名為民流安州蠅皇雖至顛蹶執不道自辱素有重傷之疾歷聘藩后率以肩輿進境處所至無不仰止及巖貶蠅皇得量移為鄧州司馬時屬廣明庚子之後劉巨容起徐將得襄陽不能知蠅皇待以巡屬一州佐耳蠅皇沿漢南下中途與巨容暮客書云已出無禮之側遂入道遠之境巨容得之大怒遣健步十餘輩移牒潭州追捕蠅皇時天下喪亂無人為之隄防既而為辛伍所流全家忻漢至賈澧復門報之三十餘口無遺類昭宗皇帝頗為孤進開路崔湫覆載但是子知無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其間庶人頗多孤寒中唯程黃龜擅場之外其餘以呈試考之湫得亦不少矣然如王貞白張蠅律詩趙觀聞古風之作皆殊前輩之間闕者也

張濟會昌五年陳南下狀元及第翰林覆落清等八人趙渭南道清詩曰莫向春風訴酒杯謫仙真果是仙才猶堪與世為祥瑞曾到蓬山頂上來

非熊

十七

年居聲賸人耳會昌中陳商放榜上怪無非熊名召有司追榜放及第時天下寒峻皆知勤矣詩人劉得仁賀詩曰愚為童稚時已解念君詩及得高科晚須逢聖主知

詞言終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十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卷十五
卷十六
卷十七
卷十八
卷十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卷二十二
卷二十三
卷二十四
卷二十五
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卷二十八
卷二十九
卷三十
卷三十一
卷三十二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卷三十五
卷三十六
卷三十七
卷三十八
卷三十九
卷四十
卷四十一
卷四十二
卷四十三
卷四十四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卷四十七
卷四十八
卷四十九
卷五十
卷五十一
卷五十二
卷五十三
卷五十四
卷五十五
卷五十六
卷五十七
卷五十八
卷五十九
卷六十
卷六十一
卷六十二
卷六十三
卷六十四
卷六十五
卷六十六
卷六十七
卷六十八
卷六十九
卷七十
卷七十一
卷七十二
卷七十三
卷七十四
卷七十五
卷七十六
卷七十七
卷七十八
卷七十九
卷八十
卷八十一
卷八十二
卷八十三
卷八十四
卷八十五
卷八十六
卷八十七
卷八十八
卷八十九
卷九十
卷九十一
卷九十二
卷九十三
卷九十四
卷九十五
卷九十六
卷九十七
卷九十八
卷九十九
卷一百

武英殿聚珍版原本

蠻

書



蠻書目錄

武英殿聚珍版原本

卷一

雲南界內途程第一

卷二

山川江源第二

卷三

六詔第三

卷四

名類第四

蠻書目錄

卷五

六賧第五

卷六

雲南城鎮第六

卷七

雲南管內物產第七

卷八

蠻夷風俗第八

卷九

南蠻條教第九

卷十

南蠻疆界接連諸番夷國名第十

臣等謹案蠻書十卷唐安南從事樊綽撰新唐

書藝文志著於錄宋史藝文志則有綽所撰雲

南志十卷而不稱蠻書永樂大典又題作雲南

史記名目錯異今攷司馬光通鑑攷異程大昌

禹貢圖蔡沈書集傳所引蠻書之文並與是編

相同則新唐書志為可信惟志稱綽為嶺南西

蠻書目錄

二

道節度使蔡襲從事而通鑑載襲實官安南經

略使與綽所記較合是新書亦失攷也綽成此

書在懿宗咸通初書中多自稱臣又稱錄六詔

始末纂成十卷於安南郡州江口附張守忠進

獻蓋當時嘗以奏御者交州境接南詔綽為幕

僚親見蠻事故於六詔種族風俗山川道里及

前後措置始末撰次極詳實輿志中最古之本

宋祁作新史南蠻傳司馬光通鑑載南詔事多

採用之程大昌等復引所述蘭滄江以證卑陽

黑水之說蓋宋時甚重其書而自明以來流傳

遂絕雖以博雅如楊慎亦稱綽所撰為有錄無

書則其亡軼固已久矣今此本因錄入永樂大

典僅存而文字已多斷爛不可讀又世無別本

可校謹以諸書參攷旁證正其訛誤而姑闕其

不可通者各加案語疏於下方釐為十卷仍依

新唐書志題曰蠻書從其朔也乾隆三十九年

三月恭校上

蠻書目錄

蠻書目錄

三

唐 樊 綽 陔

雲南界內途程第一

安寧城後漢元鼎二年伏波將軍馬援立銅柱定疆界之所案馬援定交趾為後漢光武帝建武十九年事元鼎乃西漢武帝紀年後漢並無此號蓋樊綽失於及後去交趾城池四十八日程漢時城壁尙存碑銘並在

讀書卷一

苴咩音斜下音差切城從安南府城至蠻王地坐苴咩城水陸五十二日程只計日無里數從安南上水至峰州兩

日至登州兩日至忠誠州三日至多利州兩日至奇富州兩日至甘棠州兩日至下步三日至黎武賁柵四日至賈男步五日已上二十五日程並是水路大申初悉屬安南管係其刺史並委首領勾當大中八年經略使苛恭川洞離心疆內首領旋被蠻賊誘引數處陷在賊中從賈男步登陸至矣符管一日從矣符管至曲烏館一日至思下館一日至沙雙館一日至南場館一日至曲江館一日至通海城一日至江川縣一日至進寧館一日至鄧州柘東城一日案柘東舊唐書及通鑑俱作柘東胡三省云言開柘東境

也新唐書作柘從柘東節度城至寧寔館一日安寧館本木與此同本是漢寧郡城也從安寧城至龍和館一日至沙離館

一日至曲館一日至沙卻館一日至求附館一日至雲南驛一日至波大驛一日至白巖驛一日至龍尾城一日

李謐伐巖於龍尾城誤陷軍二十萬眾今為萬人塚至陽案陽新唐書苴咩城一日案王從大和城移在苴咩

字原本誤入自西川成都府至雲南提王府州縣館驛正文今改正

江嶺開塞並里數計二千七百二十里

讀書卷一

從府城至雙流縣二江驛四十里至蜀州新津縣三江

驛四十里至延賈驛四十里至臨邛驛四十里至順城

驛五十里至雅州百丈驛四十里至名山縣順陽驛四

十里至嚴道縣延化驛四十里從延化驛六十里至管

長賈關從奉義驛至雅州界榮經縣南道驛七十五里

至漢昌六十里案此句上屬雅州城名葛店至皮店三

十里至黎州潘倉驛五十里至黎武城六十里至白土

驛三十五里案此句上屬黎州城名葛店至皮店三至通望縣本篋驛四十里去大

至望星驛四十五里至清溪關五十里至大定城六十

里至達士驛五十里案此句上屬黎州城名葛店至皮店三新安城三十里至背口

驛六十里至榮水驛八十里至初裏驛三十五里至臺

登城平樂驛四十里古縣今廢至蘇祁驛四十里古至嶺州縣

三阜城四十里州城在三阜山上至沙也城八十里故嶺州大和年移在

至儉波驛八十里至俄淮嶺七十里下此嶺入雲南

界已上三十二驛計一千八百八十里案上文惟三十九十五里與此數不符並屬西川管差官人將軍專知驛務

雲南蠻界從嶺州俄淮嶺七十里至背口驛三十里至

花驛六十里至會川鎮差蠻三人充鎮五十五里至日

集館七十里至會川有蠻充刺史稱會川都督從日集

蠻書 卷一

三

驛至河子鎮七十里瀘江乘皮船渡瀘水從河子鎮至

末柵館五十里至伽毗館七十里至清渠鋪八十里渡

繩橋雲南行記云渠桑驛至藏徇館七十四里至陽衰館六十里

過大嶺險峻極從陽衰至弄棟城七十里本是姚州舊

屬西川天寶九載為姚州都督張乾案乾唐書作庚陀附蠻所

陷從弄棟城至外彌蕩八十里從外彌蕩至求財館案

句下有至雲南城七十里至波大驛四十里至渠蓋館

距四十里至龍尾城三十里龍尾城至陽苴畔城五

十里以上一十九驛計一千五十四里案十九驛共計一千六十九里

此數與

南蠻因姚州之後屬蠻管係從邕州路至蠻苴畔城

從黔州路至蠻苴畔城兩地途程臣未諳委伏乞下

堂帖令分析緣南蠻姦猾攻劫在心山桑之餘運昌

關敵若不四面征戰凶惡難懷所以錄其城錦川原

塵黷宸辰或冀破其蟻聚之衆永清羌虜之夷臣披

瀝懇忱無任隕越之至案此條乃附載東說之詞如後世善書之案語原本誤連

正文遂令文義略碍今低一格以別之後做此

從石門外出魯望昆川至雲南謂之北路黎州清溪關

蠻書 卷一

四

出邛部過會通至雲南謂之南路從戎州南十日程至

石門上有隋初刊記處云開皇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兼

法曹黃榮領始益二州石匠鑿石四孔各深一丈造備

梁橋閣過越析州津州蓋史萬歲南征出于此也越析

州今西河河東一日程越析州諒長故地也津州未詳

共處天寶中鮮于仲通南溪下兵亦是此路後遂閉絕

僅五十年來貞元十年南詔立功歸化朝廷發使册命

而邛部舊路方有兆吐蕃請鈔隔爾其年七月西川節

度韋皋乃遣巡官監察御史馬益閉石門路置行館石

門東崖石壁直上萬仞下臨朱提江流又下入地中數百尺推闢水聲人不可到西崖亦是石壁俯崖亦有閣路橫闊一步斜亘三十餘里半壁架空欹危虛險其空梁石孔即隋朝所鑿也閣外至夔嶺七日程直經朱提江下上躋攀僂身側足又有黃蠅飛蛭毒蛇短狐沙虱之類石門外第三程至牛頭山山有諸葛古城館臨水名馬安渡上源從阿等路部落遶蒙夔山又東折與朱提江合第五程至生蠻阿部落第七程至蒙夔嶺嶺當大漏天直上二十里積陰凝閉晝夜不分從此嶺頭南

蠻書 卷一

五

下八九里青松白草川路漸平第九程至魯望即緜漢兩界舊曲靖之地也曲州靖州廢城及邱墓碑闕皆在依山有阿竿路部落過魯望第七程至竹子嶺嶺東有基蠻部落嶺西有盧鹿蠻部落第六程至生蠻磨彌殿部密此等部落皆東爨烏蠻也男則髮髻女則散髮見人無禮節拜跪三譯四譯乃與華通大部落則有鬼主百家二百牛馬案此句未詳無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第九程至制長館于是始有門閣靡宇迎候供養之禮皆漢地凡從魯望行十二程方始到和東

黎州南一百三十里有清溪峽乾元二年置關關外三十里即巂州界也行三百五十里至邛部川故邛部縣之地也下南一百三十里至臺登西南八十里至曾安

城劍南西川節度使重兵大將鎮焉臺登直北去保塞城八十里吐蕃謂之北谷天寶以前巂州柳強鎮也自入吐蕃更增修檢因城下有路向巂恭地谷東南一百三十里至羅山城天寶以後吐蕃新築非國家舊城貞元十年十月西川節度兵馬與雲南軍併力破保塞人定獻俘闕下十一年正月西川又拔羅山置兵固守邛

蠻書 卷一

六

南驛路由此遂通臺登城直西有西望川行一百五十里入曲羅瀘水從北來至曲羅築迴三曲每中間皆有磨些部落以其負阻深險承上莫能攻討案承上蠻官名見後文瀘水從曲羅南經劍山之西又南至會同川邊水左右總謂之四蠻邛部東南三百五十里至勿鄩部落大鬼主夢衝地方闊千里邛部一姓白蠻五姓烏蠻初至五姓在邛部臺登中閉皆烏蠻也婦人以黑緡為衣其長屯地之東欽雨姓在北谷皆白蠻三姓皆屬夢衝內父恩賞于國外私于吐蕃貞元七年節度使韋皋使巂州

刺史蘇隗殺夢衝因別立大鬼主勿鄧南七十里有兩

姓部落案此下當有闕文

續書卷第一

續書 卷一

七

續書卷第二

唐 樊 緯 撰

山川江源第二

金馬山在柘東城螺山南二十餘里高百餘丈與碧雞山東南西北相對土俗傳云昔有金馬往往出見山上亦有神祠從漢界入蠻路出此山之下螺山徧地悉是螺蛤故以名焉

碧雞山在昆池西岸上與柘東城隔水相對從東來者岡頭數十里已見此山山勢特秀池水清澹水中有碧

續書 卷二

雞山石山有洞庭樹年月久遠空有餘本

玷蒼山案玷書應作點南自石橋北抵登川長一百五十餘里

名爲玷蒼直南北亦不甚正東向洱河城郭邑居茶布

山底西面陡絕下臨平川山頂高數千餘丈石稜青蒼

不通人路冬中有時墜雪

囊葱山在西洱河東隅河流俯齧山根土山無樹石高

處不過數十丈面對賓居越析山下有路從渠斂道出

登川

高梁共山在永昌西下臨怒江左右平川謂之穹賧湯

浪加萌所居也草木不枯有瘴氣自永昌之越賤途經此山一驛在山之半一驛在山之巔朝濟怒江登山暮方到山頂冬中山上積雪苦寒夏秋又苦宵賤湯浪毒暑酷熱河賤買客在尋傳羈離未還者爲之謔曰冬時欲歸來高黎其上雪秋夏欲歸來無那穿賤熱春時欲歸來平中絡賤絕絡賤財之名也

大雪山在永昌西北從騰充過寶山城又過金寶城以北大賤周迴百餘里悉皆野蠻無君長也地有瘴毒河賤人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死關羅鳳嘗使領軍將於

蠻書

卷二

二

大賤中築城管制野蠻不逾周歲死者過半遂罷棄不復往來其山土肥沃種瓜瓠長丈餘冬瓜亦然皆三尺圍又多惹苴無農桑收此充糧三面皆占大雪山其高處造天往往有吐蕃至賤貨易云此山有路去贊普牙帳不遠

又有水源出臺登山南流過嵩州西南至會州諧賤與東瀘古諸水也源出蕃中節度北謂之諸矣江南郎部落又東折流至尋傳部落與磨些江合源出吐蕃中節度西共籠川犛牛石下故謂之犛牛河環遶弄祝川南

流過駭橋上下磨些部落即謂之磨些江至尋傳與東瀘水合東北過會同川總名瀘水蜀忠武侯侯諸葛亮伐南蠻五月渡瀘水處在弄棟城北今謂之南瀘兩岸茂大如臂脰川中氣候常熱雖至冬行過者皆袒衣流汗又東北入戎州界爲馬湖至關邊縣門與朱提江合流戎門南城入外江

昆池在栢東城西南百餘里四十五里案此四字水源疑衍文從金馬山東北來栢東城北十數餘里官路有橋渡此水闊二丈餘深深迅急至碧雞山下爲昆州因水爲名

蠻書

卷二

三

也上蠻亦呼名滇池案今晉寧川中自有大池在東南當是滇池水不可呼池乃蠻不能別滇池水亦名東昆池西南遶山又西北池流爲河過安寧城下亘水東西有橋三十一闊長三百餘步徒行七日程與瀘水合

又量水川在滇池南兩日程漢摺黎州也川中有大池其水東洩流處出一石竇中流水甚廣石竇甚狹土蠻云忽竇空百姓憂溺新豐川亦有大池甚廣蘭滄江源出吐蕃中大雪山下莎川東南過聿齋城西謂之瀨水河又過順蠻部落南流過劍川大山之西南

滄江南流入海龍尾城西第七驛有橋即永昌也兩崖
高險水迅激橫亘大竹索為梁上布簣簣上實板仍通
以竹屋蓋橋其穿索石孔孔明所鑿也昔諸葛征永昌
於此築城今江西山上有廢城遺跡及古碑猶存亦有
神祠廟存焉

又麗水一名祿昇江

案昇字字
書不載

源自邛些城三危山下

南流過麗水城西又南至蒼望又東南過道雙王道勿
川西過彌諾道立柵又西與彌諾江合流過驃國南入
于海水中有蛟龍鱗魚烏鰂魚又有水獸似牛游泳則

蠻書 卷一

四

波濤沸湧狀如海潮禹貢導黑水至于三危蓋此是也
或云源當是大月河恐非也

又彌諾江在麗水西源出西北小婆羅門國南流過浦
陵宜川又東南至兜彌伽木柵分流遠柵居沙離南北
一百里東西六十里合流正東過彌臣國南入于海

蠻書卷第二

蠻書卷第三

唐 樊 綽 撰

六詔第三

六詔並烏蠻又稱八詔蓋白巖城時傍及劍川矣羅識
二詔之後開元元年中蒙歸義攻石橋城閉羅風攻石
和亦八詔之數也

時傍母蒙歸義之女妻閉羅風

案新唐書南詔傳云時
傍母歸義女其女復妻

閉羅風據其文則此妻字上應

有其女復三字蓋原本脫誤 初畔羅皮既敗時傍入

居蓬州招誘上浪得數千戶後為閉羅風所猜遂遷居

蠻書 卷三

一

白崖城及劍川羅識與神川都督言語交通

案原本川
都督上脫

神字今據新
唐書增入

時傍與其謀俱求立為詔謀洩時傍被殺

害羅識此走神川神川都督送羅些二城

案此條雖不
標詔名據上

文則時傍及羅
識亦在詔數也

蒙巽一詔最大初嵩輔首卒

案蒲原本作轉今從無子
新唐書南詔傳改正

源羅子年弱及照源在南詔蒙歸義密有兼吞之意推

恩暗利源眾歸焉若數月俘照源及源羅子遂并其地

二越析一詔也亦謂之磨些詔部落在賓於舊越析州

也去囊志山一日程有豪族張尋求

案張原本作根今
從新唐書南詔傳

正白蠻也貞元中通詔主波術之妻遂陰害波術劍南
節度巡邊至姚州使召尋求笞殺之遂移其諸部落以
地并於南詔波術兄子于贈提攜家眾走降鐸鞘鐸鞘乃
兵器蒙後物產篇內有越折詔于贈天降鐸鞘
云云疑此走字上當有出字降字上當有天字 東北渡
瀘邑龍伏沙方一百二十里周迴石岸其地總謂之雙
舍于贈部落亦名楊墮居河之東北後蒙歸義隔瀘城
臨逼于贈再戰皆敗長男閣羅鳳自請將兵乃擊破得
墮于贈投瀘水死數日始獲其屍并得鐸鞘

蠻書卷三

襲遂賊居之由是各為一詔豐時卒子羅鐸立羅鐸卒
于鐸邁望立為浪穹州刺史與南詔戰敗以部落退保
劍川故盛稱劍浪卒子望偏立望偏卒羅矣羅君立新
唐書南詔傳望偏死子偏羅矣立偏羅矣
死子羅君立與此不同疑此文有脫誤 貞元十年南
詔擊破劍川俘矣羅君徙永昌凡浪穹遂賊施浪總謂
之浪人故云三浪詔也

五遣賧一詔也主豐畔初襲遂賧御史李知古案李原
本非侍

今案新唐書
唐改正 傾詔出問罪即日伏辜其子畔羅皮後為道
城州刺史與蒙歸義同伐靜河發遂分據大釐城畔羅

皮乃歸義之甥也弱而無謀歸義襲其城奪之畔羅皮
復入遂賧即與浪穹施浪兩詔援兵伐歸義于時既剋
大釐築龍口城歸義聞三浪兵至率眾拒戰三浪大敗
追奔過遂賧敗卒多陷死於泥沙之中畔羅皮從此退
居野共川畔羅皮卒子皮羅登立皮羅登卒子遂羅頗
立遂羅頗卒子顛之託立案顛之託新唐
書作顛支託 南詔既破劍
川收野共俘顛之託徙永昌

蠻書卷三

六施浪一詔也詔主施望欠初閣羅鳳據石和城俘施
各皮而望欠援絕後與豐畔畔羅皮同伐蒙歸義又皆
敗潰退保矣直和城歸義稍從江口進兵脅其部落無
幾施望欠眾潰僅以家族之半西走永昌初聞歸義又
軍於南滄江東去必取永昌不能容望欠計無所出有
女名遺南以色稱卻遣使求致遺南於歸義許之望欠
遂渡南滄江終於蒙舍

望欠弟望干當矣直和城初敗之時北走吐蕃吐蕃立
為詔歸於劍川為眾數萬望干生千傍傍生傍羅頗南
詔既破劍川盡獲施浪部傍羅頗脫身走瀘北今三
浪悉平惟傍羅頗矣識案矣識即前所稱
劍川矣羅識也 子孫在蕃中

案望千雖不標詔名而列於六詔八詔之閒則以當第七詔也

八蒙舍一詔也若蒙舍川在諸部落之南故稱南詔也

姓蒙貞元年中獻書於劍南節度使韋皋自言本承昌

沙壺之源也南詔八代祖舍龍生龍獨羅亦名細奴邏

當高宗時遣首領數詣京師朝參皆得召見賞錦袍

袖紫袍細奴邏生邏盛炎炎生盛邏皮盛邏皮生開羅

案唐書盛邏皮下尚有皮 當天后時邏盛入朝其妻

方娘行次姚州生盛邏皮邏盛炎開而喜曰吾且有子

承繼身到漢地死無憾矣既至謁見大蒙恩獎勅鴻臚

續書 卷二

四

安置賜錦袍金帶綉數百匹歸本國開元初卒其子

盛邏皮立朝廷授特進臺登郡王知沙壺州刺史長男

開羅鳳授特進兼楊瓜州刺史次男成節度蒙舍州刺

史次男崇江東刺史次男成進雙祝州刺史初炎開未

育子 案唐書炎開為邏盛 炎開羅鳳為子開羅鳳復歸

蒙畔故名承炎開後亦不改天寶四載開羅鳳長男鳳

伽異人朝宿衛授鴻臚少卿七載蒙歸義卒 案唐書蒙

羅開乃唐 所賜名也開羅鳳立朝廷册襲雲南王矣伽異大卿兼

楊瓜州刺史開羅鳳攻石橋城擒施谷皮討越析臬干

贈西開尋傳南通驃國及張乾險陷姚州鮮于仲通戰

江口遂與中原隔絕開羅鳳嘗謂後嗣悅歸皇化但指

大和城碑及表疏舊本呈示漢使足以雪吾前過也鳳

伽異先死大歷四年開羅鳳卒伽異長男吳牟尋繼立

生尋夢揆一名開勒吳牟尋每歎地卑夷雜禮儀不通

隔越中華杜絕聲教遂獻書檄寄西川節度使韋皋韋

皋答牟尋書中以朝廷之命牟尋不謀於下陰決大計

遂三路發使冀有一達一使出安南一使出西川一使

出黔中 案此五字原本 貞元十年三使悉至闕下朝廷

續書 卷三

五

納其誠款許其歸化節度恭承詔旨專遣西川判官

書作 蜀官崔佐時親信數人越雲南與牟尋盟於玷若山下

誓文四本內一本進獻一本異牟尋置於玷若山下神

廟石函內一本納於祖父等廟一本置府庫中以示子

孫不令背逆不令侵掠

臣咸通四年正月奉本使尚書蔡襲意旨令書吏寫

蠻王異牟尋誓文數本並書牒繫於車弩上飛入賊

營臣切曉牟尋誓文立盟極切今南蠻子孫遠負前

誓代料天道必誅咨臣親於江源訪覓其誓文續侯

寫錄其本進上案異年華督文今附卷末而此云得誓文故所言如此其後訪覓附入而此本未及刊削遂前後互異其說耳

蠻書卷第三

蠻書 卷三

六

蠻書卷第四

唐 樊 綽 撰

名類第四

西爨白蠻也東爨烏蠻也當天寶中東北自曲靖州西南至宣城邑落相望牛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輓晉寧喻獻安寧至龍和城謂之西爨在曲靖州彌鹿川升麻川南平步頭謂之東爨風俗名爨也初爨歸王為南寧川都督理石城襲殺蓋騁蓋啓父子案原本說作孟軻孟啓今據新唐書正遂有升麻川歸王兄摩誦誦生崇道理曲輓川為兩

蠻書 卷四

爨大鬼主崇道第日進耳用在安寧城及章仇兼瓊開步頭路方於安寧築城羣蠻騷動陷殺築城使者元宗遣使勅雲南王蒙歸義討之歸義師次波州而歸王及崇道兄弟嬰彥璋等千餘人詣軍門拜謝請奏雪前事歸義露章上聞往返二十五日詔書下一切釋罪無何崇道殺日進又陰害歸王歸王妻阿姪烏蠻女也走投父母稱兵相持諸蠻豪亂阿姪私遣使詣烏蒙舍川求投歸義即日抗疏奏聞阿姪男守偶案守偶新唐書作守隅遂代歸王為南寧州都督歸義仍以女妻之又以一女妻崇